

著名藝文界世

勞動的音樂

高爾基傑作



錢謙吾編

覆舟之夜	………	一四五
插話	………	一一四
旅舍主	………	一三五
母親的結婚	………	一二五
外祖父的故事	………	一一七
外祖母的故事	………	一一一
學校生活的片斷	………	一〇〇
伊凡的喜劇	………	九六
鄉村小景	………	九一
格拉得科夫	………	八六
倦怠	………	八一
老人	………	六二

海賊	………	一五四
某一個晚上	………	一八五
上層生活	………	一九一
馬夫	………	一九九

一 勞動的音樂

伏爾加那種勞動生活的音樂在引誘我。想起這種音樂來，我的心到現在還有些快慰。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有一天，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英雄的勞動詩章。

是在卡山城下一隻大木板船滿載着波斯的商品，船的底板完全碰破了，所以就停在石灘上了。運輸工會叫我到木板船上去搬貨。當時是九月間，吹着虎虎的北風，洶湧的波濤在灰色的河床內跳躍，風，又把那一層一層的浪頭打破。冷的雨水也落到河內來。工會當中，工人也有半百，都散佈在空的板船上，身上裹的蓆子和船上防風雨的帆布，一隻小小的火輪船將板船拖着，煙突內吐出的火烟，

散在雨裏好似一團紅的火星。

天晚了。鉛色的，寒冷的天空，黑暗籠罩在河上，運夫們叫喊着和咒罵着，咀咒着雨風與生活，懶懶的在船板上爬着，想避開這寒冷和濕氣。我想這些迷夢中人是不能做工的，也難救起這沉淪的重載。

夜半船航行到一個轉載的碼頭，把這空的板船與那石壁下停泊的船相互聯繫着，運夫頭兒是個有毒性的老頭子，是個面上有疤的狡滑人，會罵人，眼睛和鼻子同鷹樣，禿禿的頭蓋骨取下來像濕的火藥葫蘆，叫喊起來聲音又高又大，好似村婦樣：祈禱吧，夥計們。

——在船面上很黑暗的，運夫們亂七八糟的成個黑團在那兒叫喊，如像狗熊似的，而運夫頭兒，他的祈禱比任何人也先完，叫喊着：

——提燈呢！喂，孩子們，幹活吧！老老實實地幹，孩子們，上帝在——
開始工作吧！

沉悶的，懶懶的濕透了的人們開始『幹活』了。他們，真正在鬥爭，從船面上打到船艙內——叫喊咆哮，奇妙瞎談。輕鬆的鴨毛枕頭和米袋，包裹，刀子，小羊皮衣，在我的四週飛舞着，各個人相互抱着撕打，慢罵，高短不齊的形影影响着。剛剛那些惡毒地埋怨生活，風雨與寒冷的人，憂愁而兇暴的人，現在作起工來，居然快活，輕鬆而且能幹，這是很難使人置信的。

雨是愈濃密了，空氣愈寒冷了，風也發狂了，把襯衣拉破，纏在頭上，肚子露出來。在那水淋的黑暗中，在那六支提燈的微光之下，跳動着愚暗的人們，腳板重重的在船上頓着。這樣工作着，好像久已渴想勞動一樣，要用手去傳遞四隻特重的袋子，肩頭上要背起包裹跑才能滿足。工作成爲一種遊戲，居然有兒童一樣的樂趣，狂醉般的去幹，只有和女人擁抱的快活能超過他。

桶子底下是個濃厚鬍鬚的人，路是濕的，並且溼滑得很，——應該是這貨物的主人或者是他所信託的——忽然叫喊起來。

——兄弟們——桶子放在此地！小強盜們，——去兩個！幹吧！——
忽然有幾個人的聲音，從那黑暗的地方傳出來。

——三桶。

——去三個人！幹吧！知道嗎？

這時旋風的工作却更加緊起來了。

我也握着袋子，拖着，捧着，不斷的跑着，搬着，好像我自己以及一切都兜着圈子在狂風暴雨中跳舞着。這些人能夠這樣奇怪快樂的工作而不知道疲乏，整年整月的也不赦免自己。他們能夠把這城市的鐘和塔頂，由此地拖到另一個地方去。

我這夜的生活是愉快的，沒有試想過，在這似蠢似癡的快樂工作中，一切生命精神都是生動的有光輝的。狂濤不斷的逐隊或羣的向板船攻擊，如注的雨不斷的打着船面，烈風也在河面上虎虎的叫喊。半裸體的人在狂風暴雨中不斷的跑

着，叫喊着，也微笑着，對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勞動也有點憐愛。那時風忽然撕破了烏雲，從天空之碧藍的晴朗的裂縫中吐出了微帶玫瑰色的陽光，這些快活的野獸都以友愛的怒吼並搖着可愛的頭上的濕了的毛來歡迎他。他也想，擁抱而且吻這些兩條腿的野獸，他們在工作中是如此的聰明而靈巧，而且這樣忘懷地喜歡作工。

這種樂天的所向無敵的力，它在地球上創造不可思議的神蹟，能夠一夜把地球變成美麗的城市和宮庭，這個與預言小說上所說的相同。陽光對於這些勞動的人照顧了兩分鐘，再也抵不住烏雲的壓力了，於是又沉在那裏好像嬰兒沉在海中一樣，雨水又傾瀉下來了。

——安息日！——誰在這裏叫喊着，但回聲是很猛烈的。

——我這樣安息！

到了下午兩點鐘，一切的貨物還沒有搬完，半裸體的人們一直勞動着還沒有

得着休息，而地狂風暴雨之下，使我好好的去思解。人類地球所含有的魔力是何等地豐富。

以後轉到火輪船上，當時大家都睡了，好似醉人一樣，船到了卡山，我們像污泥之流一樣湧上了河岸，跑進飯店喝了兩三樽燒酒。

二 巴士金

以竊盜爲職業的巴士金，過去是個師範專門學校的學生，他患着肺病，面容枯槁，曾經用悅耳動聽的言詞來勸慰我：

——你怎樣的，爲什麼好像大姑娘一樣，又想風流，又怕失掉了自己的好名聲？女人的好名聲——本是她們的德性，然而對於你，只不過是個羈絆吧了。牛的名聲好，但牠還要以乾草飽腹呢。

他的棕色的鬍子，修得像個戲子一樣，他的小小身材之輕巧地動作，活像一個小貓。他來教導我，保佑我，我看他在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多得到成就與幸福。

他是個聰明人，他讀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籍，他最喜歡讀的便是『孟特·克里斯托伯爵』一書。

——此書自有牠的目的與心情，——他這樣說。

愛女人，時常很津津有味地談論她們，是興高采烈的；這好像是在已被蹂躪的肉團中所湧現的痙攣症，帶着老衰性的攣攣症，牠使我發生一種厭棄的感覺。可是他所說的一切我都很注意去聆聽，他的說話自有牠的精粹地方呢。

——女人，女人！——他將酒喝盡了，黃皺的頰上呈現着粉紅色彩，藍黑的眼睛兒露出一種無窮的愉快。——爲着女人——什麼我都願意去做。對待她，猶如對待魔鬼一樣，——不算是犯罪的！宇宙間再沒有比生存在愛海中的生活更好的了！

他也曾經是個天才的小說家，爲妓女們編了許多關於愛情失陷的悲歌，——他的歌曲曾風行於伏爾加各城市，就中有一首歌爲當時最流行的，這首歌便是

既貧窮我又不漂亮，

穿着又不像樣，

沒有一個人肯娶

我這個姑娘……

我時常嫉忌巴士金的說話。他用一種特殊的，吟詠的音韻去作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喻，用婉轉的聲調去說話。我記起了他曾說過一件關於愛情方面的韻事：

「一個黯黑的夜裏，——如貓頭鷹之在樹洞裏一樣，——我住在斯威也斯克城的貧窟中，這時候恰恰是秋天的十月天氣，細雨瑟瑟，寒風呼呼，確實令人厭煩的韃靼歌在唏噓着；——不斷的歌着：噢，噢，噢，嗚，嗚，嗚……。這時候她來了，她的一副伶俐的，薔薇色的面孔，好像日出時的彩霞那樣鮮豔，皎潔的心靈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親愛的」，——她用誠懇的聲調說着，——「你不能責難我反對你」。我知道這都是謊話，可是我相信這是真理——我的理智是非常肯定

地知道這一切，而我的心却絲毫不願相信下去！」

說話的時候，他的身體依着節拍的抑揚在擺動着，他把眼睛閉住了，並且常常用手輕打對着心房的胸部。

他的聲音雖然是這樣的低微，這樣朦朧，可是他的說話——是很明晰的，有如雛鶯清唱一樣。

三 棕色馬

在這些飢餓的青年中有個禿頭的，腮骨突出的棕色人在那裏大搖大擺的吶喊
着。他是個大腹便便的胖子，而足部却很輕小，口大，露出像馬齒般的細牙，

——因為牙齒的原故，便得了個『棕色馬』的綽號。他同一些親戚——聽說是西伯
利亞的商人——打官司已到三年，逢人便說：

——如果不將他們撕成粉碎，我再不願活下去了！貧苦無告的人們和我一同
到世界各地行乞去吧，忍辱負重地去過三年的乞丐生活，——以後我便將我控訴
他們的一切攞過來，一切的一切都要還給我，那時候我便問他們——小鬼們，

現在怎麼樣了？這樣嗎，這樣嗎！

——馬，這便是你一生的目的嗎？——許多人問他。

——我的全身，我整個的心靈都在對準這個目的去幹，除此以外便什麼也不能做了！

他整天出沒於全郡法庭，議院及自己的律師家中，他時常在晚上用馬車運載許多袋子，包裹，瓶子回家，在他那狹小的天井和崎嶇的地板底污穢的房子內邀請各大學生和裁縫匠來舉行盛大的宴會，——誰個想飽餐的和多少喝點酒的均可到席。『棕色馬』只喝糖酒，桌布上，甚至地板上還留下許多不能拭淨的棕黑色的酒斑，——他在酩酊中喊道：

——你們是我所最摯愛的小鴿子喲！我愛你們——你們是個忠厚的良民！我呢——是個兇惡的暴徒和鱷魚，——我要絞殺我的戚族，我一定要絞殺去！喲，上帝呵！我再不願活下去了，如果

『棕色馬』的眼珠閃着哀怨的微光，難看的，枯瘦的臉孔淹浸在醉人的淚泉中，他用手將頰上的眼淚拭去，然後在膝上把手拭乾，——他的褲子時常薰染着那斑斑的油垢。

——你們的生活好嗎？——他高叫着。——飢寒交迫，衣衫襤褸，——難道這是——法律所規定的嗎？在這樣的境遇下能夠成就什麼偉業出來呢？唉，最好讓皇上知道，你們是怎樣過活……

於是他便從口袋裏掏出一札各色各樣的鈔票，向大眾說道：

——兄弟們，誰要錢用的就拿去用吧！

學唱戲的戲子和裁縫匠都極想從他那粗笨的手中把錢搶去，他便哈哈大笑的說道：

——是的——這不是給你們的——這是——送給大學生們用的呀。

可是大學生們却沒有要他一個錢。

——鬼要你的錢！——皮匠的兒子生氣了。

有一次，他喝醉酒後，拿着一捆十元的鈔票，把牠揉成一個紙團，丟在桌子上，并向一個同伴說道：

——挪！——這是你所需要的嗎？我呢——不需要……

他躺在我們的小床上不斷地呻吟着，因為我們將水注射到他的面部，淋在他的身上，以消解他的酒毒。他酣睡了，那個同伴想瞧瞧紙包內有多少鈔票，可是他沒法翻開——因為扎得太緊了，還須用清水濕潤以後，方能一頁一頁地分開。

在這樣烏煙瘴氣的，齷齪的室內，窗戶對着隔鄰巍峨高聳的石壁開着，又狹隘又閉塞，喧擾聲浪使人坐臥不甯。『馬』的嘶喊聲愈喊愈響亮。我便問他：

——您爲什麼偏在這裏居住，而不在旅店留宿？

——親愛的——這不過爲着精神上的快慰吧了！我的心靈熱烈地，密切地與您同在一起呢

皮匠的兒子便順口答道。

——對呀，小馬！我也和你一樣的想法。如果我到別的地方去時，也許要墮入俗世間的深淵中去了……

小馬向那個同伴要求：

——奏個歌兒聽吧！唱吧……

那個同伴把琵琶靠在膝上，不住地唱着：

請您出來呀，出來呀，

——血紅的太陽喇。

他的歌聲是那樣的溫柔婉轉，深深地透進了人們的心靈深處。

室中寂然，他們都在靜聽那哀豔的聲韻與琵琶微微震蕩出來的絃音。

——小鬼，唱得好！——這位不幸的商人用這句話來安慰自己。

四 可笑得很

在這個組合內，共有四十個人，其中有一個很有趣味的——白的捲頭髮，尖的鬚鬚，枯瘦烟黃色的面孔，陰黑的眼睛，他的奇怪的口像鯽魚的嘴一樣小，浮腫和粗厚皺皮的嘴唇，好像他要預備與女人接吻一樣，可是眼睛却是很可笑的。

他毫不顧及的就偷起東西來了——在第一天做夜工的時候，他就偷了十個雞蛋，三磅麵粉，把一塊冰硬的牛油也放在另一個地方。

——這個——拿到什麼地方去，

——這是送給一個少女的，——他友誼的向我說，把鼻子皺了一下又補說一

句，——她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小女！

我試想說服他——盜竊認爲是一種罪過。但是——不知道是我的口舌太笨，或者是我不能充分的證明這種罪過，結果，我所說的話一點效力也沒有。

他睡在麵包櫃子上，從窗戶口看到外面天空的星，口內很奇怪的咕嚕着：

——他教訓我！第一次看見就預備——教訓人！年紀比我小一倍，可笑得很

……

他看看天上的星，又把頭轉回來問我：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你，——你在誰家內做過工？是不是在謝米諾夫家內？我們在什麼地方會過？恐怕是在夢中看見過你……

經過幾天以後，我就發現他是一個在任何地方都能睡覺的人，甚至他站着靠着牆都可以睡得熟。當他睡了的時候，眉毛高聳着，面孔變得很奇怪，表情是很滑稽的。他最愛說的題目就是財寶，夢的故事。他很確信的說

——我看見地底下 如饅頭樣一堆一堆的 財寶，金錢，寶箱 鐵，遍地都埋藏着這些東西。每次我在夢裏看見的地方，都像是很熟悉的地方——好像澡塘，在澡塘屋角底下，我曾看見一箱食具，到夜間，我就按照夢裏面的地方挖，把地挖了尺半深——，我再注意一看，盡是煤炭滓和狗骨頭。呵，這就是我得的銀食具嗎……忽然，一個很响的聲音——窗戶倒了！不知一個什麼女人在那裏狂叫着。崗警：——有賊！當時我就逃走了，不然會被他們打死。可笑得很。

『可笑得很』。這句話，我時常聽見，可是他——伊萬·凱斯米奇魯都林說這句話的時候，並不可笑，祇是隨着眼微笑，鼻孔張得很大的把鼻樑皺一下。

在實際上，他的那些夢，一點也不稀奇，完全是些無聊無稽的諧談，但我不懂得：他爲什麼這樣誇張夢裏所見的那些東西，而在他週圍的生活，却反而沒有說及？

有一個新聞轟動了全城市 一個有錢的茶商，強迫自己的女兒出嫁，這個女

人在臨嫁的時候自殺了。

她出喪的時候有好幾千的青年去送葬，在墳場內有許多的學生演說，剛剛演說的時候，警察把他們驅散了。在我們隔壁小店房間內擠滿了學生，他們大聲鬧論來談這件事情；就是隔着牆的我們，都可以聽見了他們憤怒的聲音在那兒說着。

——她是挨的鞭子太少，這姑娘。

魯都林夾在他們說話的聲音內向我說：

——夢見在池子內捕捉一尾魚。忽然，一個警察對我喊叫。站着，你好大胆？我嚇得沒有地方跑，祇好往水裏跳，這樣——我就醒了……

在麵包鋪的門市上，料理生意的——是兩個不熟練生意的少女，——主人的妹妹，另一個是她的朋友——很高大，玫瑰色的面孔和一雙害羞的含情的眼睛——她們兩個在那裏看小說。經常有許多學生來到我們這裏，在門市部後面一間

小房內，他們用一種時高時低的聲調也不知在討論此什麼問題。主人——紀林可夫很少來到這裏，「助手」的我，就像是麵包店內的管理人。魯都林雖然天天難以忘却他所夢見的一切，但是他很快感覺到在這個麵包店裏的一切現象，是很奇怪的。

——你是店主的親戚嗎？——魯都林這樣的問我——或者，他認為你是他的小舅子？是不是？可笑得很，爲什麼那些學生天天來到我們這裏逍遙快樂呢？吊她們兩個人的膀子嗎？……或者是的。但是她們兩個沒有怎樣的漂亮……我以爲這些學生們，在我們這裏吃麵包，比之吊膀子還要努力些。

差不多每天清晨——六點鐘的時候，在這麵包作坊的一面原有個窗戶是向街開着的，有一個身體矮小的形似西瓜口袋的少女，赤着腳站在窗戶前面的水窪中，高聲叫喚着。

——萬尼亞！——（是魯都林的名，伊萬縮小稱呼。譯者。）

她頭上頂着一塊雜色的頭巾，在頭巾下面露出縮捲的發光的髮頭，紅而又小的面孔，好像一個吹脹了的球蛋樣，偏狹的額部，睡眠式的眼睛，披在臉上的許多頭髮她將用小手去弄在一邊，手指張揚的姿勢，完全同方生下來的嬰兒一樣。有趣得很——同這樣一個少女，怎樣能夠說得上是很好的很好的少女？我把他叫醒來，他立刻問她：

——來了嗎？

——你看呢。

——睡覺了嗎？

——咯，怎樣呢？

——夢見一些什麼？

——不記得了……

這個時候，街上很寂靜的，祇能夠聽着清道夫掃地的聲響，在屋簷下有許多

小鳥兒飛着唱着歌，玻窗上透射着初出來的溫暖的陽光，這樣美麗的清晨，我是很願意看見牠。魯都林從窗戶口伸出他那有毛的手撫摸着她的短腿，她，很服從的讓他撫摸，也不微笑，祇是將一雙羊兒似的眼睛擠一擠。

——皮西可夫，把牛奶麵包拿來，已經烤好了！他向我喊着。

我從爐子裏，將烤麵包的匣子拿出來，魯都林立刻拔了十幾個小白麵包拋在她那張起的衣襟裏，她不斷的用兩隻手調換着，將那熱的麵包送到口內去，用她綿羊似的黃牙齒大吞大嚼着。

——愛吃這樣的麵包，麵包師說。

——衣襟放下來，不害羞的東西……

她走了以後，他向我很自滿的誇讚她：

你看見沒有？她像個小羊兒樣，一切一切都是很美麗的，老哥！我——是很純潔的，不願同婆娘們住在一起，祇歡喜同這些姑娘們一塊兒生活着。她是

我的第十三個！李凱孚奇的——教女。（教女的意義同中國寄女乾女兒相似，俄國過去的習俗，當嬰孩受洗的時候，須要兩個不同宗的人爲教父教母。譯者。）

我聽見他很快樂的說着，同時又想着

難道——我——也這樣的生活嗎？

五 讀書班

休息日的半夜我在阿爾司卡田野，跟着拉夫諾夫的後面走着，通過許多黑暗的地方——他在前面離我有五十步的樣子。這田野——統統是空曠的平原，但是我們在走路時也要『預防』——拉夫諾夫這樣提議：用口哨，唱歌，做暗記。天空有一塊一塊的黑雲浮游着，在牠們之間時常吐出月兒金黃色的光。月影罩着大地草原，耀着銀與鋼之光。城市在我背後喧嚷。

我的旅伴，停止在神學院的後面一個什麼花園的垣牆邊，我急忙的幾步趕上他。我們輕腳輕手的爬過了垣牆，在雜草叢生的花園內走，偶一觸到園內的樹

枝，如珠的露水一點一點打在我們身上。我們站在屋的牆角邊，輕輕的敲那關閉着的窗戶，誰來將窗戶打開了，我看去在他後面是很黑暗的，一點兒聲響也聽不出來。

——誰？

——從楊科夫來的。

——跳進來。

在極黑暗的地方覺得有許多的人在那兒，聽到衣服擦着的響聲。足聲，輕聲的咳吐，低低的耳語。他括着一根火柴，瞧了我的臉孔，我看見牆邊地板上有堆黑漆漆的影子。

——到齊了麼？

——是的。

把窗戶關緊，不要使燈光透出去。

誰在大聲怒氣的說：

——那個聰明的人想出來的，把我們召集在這樣的房子裏？

——安靜點兒？

點了一盞小小的燈放在屋角內。房子——是空的，沒有家具什物，僅僅有兩個櫃子，在櫃上放了一塊板，在這板上——好像做籬笆的木椿——坐着五個人。燈也放在這個『神父』所設的櫃上。在靠近牆邊的地板上還有三個人，窗檯上有一個——少年，頭髮長長的，臉上瘦而且白。除了他和小鬍子，我統統都認識。有鬍鬚的低聲說，他將要讀『我們的不同意見』，這書的著者，是樸列哈諾夫，是『過去的人民自由派』。

在黑暗的地板上有誰在吼着：

——我們都知道！

那種祕密環境當然是能激動人的，詩是神祕的——詩的意義也偉大。當時我

在那個房子裏，深深的感覺到自己好像是個信徒，正在禮拜堂中作晨禱，這使我想起了地下禮拜堂與初期的基督徒。私言耳語的聲音充滿了這個房子，但是字音却很清楚。

——無聊——不知誰又在那屋角內吼着，

在那兒，朦朦朧朧中有一塊銅閃灼着，好像是一個戰士之盔，後來我推想，這怕是個通氣管子。

在房子裏有許多低低的聲音，他們把自己束縛在這曖昧混沌的熱烈的語句中，誰說的是甚麼，是很難了解的。從窗戶棹上，我的頭上面，發出一種戲笑和大聲的問道：

——要讀呢或是不讀呢？

這問話的是長頭髮蒼白色的少年。大家都默然，僅聽那輕聲的念書聲。有誰擦了一根火柴，把紙煙捲燃得紅紅的，這種光輝把正在用心思慮的人們照着，他

們的眼睛時而閉着時而睜得很寬很大。

講書的人好久就疲勞了，聽書的我也倦了，雖然那此尖銳的激憤的語句使我高興聽，可是容易簡單使他們沉睡在這正確的意思裏。

忽然一下，念書的聲音中斷了——這個時候房子裏充滿了憤怒的叫喊聲：

——叛徒！

——蜜蜂在轟轟……

——這個——是誣鱗英雄們所流的血。

——這是在蓋雷拉諾夫，烏利亞諾夫殺了以後：

那個少年從窗戶檯上叫着：

——先生們，——難道真的不能夠用鄭重的爭論來代替慢罵麼？

我不愛這種爭論，也不懂他們爭論的是甚麼，這種露體的自愛的爭論，這種變態的興奮思想我是很難看到的。

那位少年，從窗戶棖上斜向着問道

——您——畢史可夫，麵包工人？我——費托西夫。我們應該要認識才好。

老實講——在此地沒有什麼事做，吵是吵得久，而好處却很少。我們走吧。

同我一塊兒走的時候，他問我，工人當中有沒有認識的人，我讀的什麼書，有剩餘的時間沒有，在這些問話之間，說着：

——關於你在這個麵包店的事我聽說，——很奇怪，你有許多徒勞的工作，爲什麼你要這樣呢？

不久我自己感覺到，是需要這樣的，所以把我的生活簡單的告訴了他。他聽了我的話是很高興的，同我緊緊的握了手，對我表示一種親愛的微笑，他告訴我，經過一天以後他就要走，大概有三個星期，他回來的時候，給我知道，約在什麼地方去相會。

六 地獄城

我很歡喜米古，我愛他美麗，會唱一種傷感的歌曲。當他唱歌的時，把眼睛閉着，受苦的面孔表現出特別莊嚴可敬。他躺在黑闇的夜裏，那時沒有月光或是烏雲在天空重重疊疊的飛騰。有一天夜晚他輕聲的告訴我：

——到伏爾加河邊去。

那兒，晒了許多撈魚的網，坐在自己的獨木舟的小漁船尾巴上，把黑的腳放進黑的水裏，他低聲的說道：

——他蹂躪我，——嚙，好的，我還能忍受，他拿起他的樂譜，他——面孔

很可憐，他知道我不多明瞭。那時農民對我很親密的，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樣，——好像我能接受這個？我們中間有什麼區別呢？他——在數盧布，我在數哥比，完全就是這樣！

米古臉上有病容，眉毛在跳，手指不斷的發抖把網弄壞了，在寂靜的空氣中有一種憤怒的聲音：

——我以為是強盜，對的——囚犯！強盜都還活着，彼此咒罵侮辱。是的，上帝不愛你，而鬼——溺愛你！

黑色的河流在你前面經過，淡淡的雲兒在她頭上浮着，小渚的岸邊在黑暗之間看不清楚。逐層的波浪滾上沙岸，洗着我的腳，真正把我引入到無際無涯的領土，向什麼黑闇地方走。

——還要活着嗎？——米古問的時候，嘆息了一聲。

往上去，來山頂上，獵犬消失了。好像是夢境，我想

——爲什麼要這樣的和那樣的活着，如像你？

在河裏是異常寂靜，異常黑暗和痛苦。這種含有溫暖的黑暗是不會有終結的。

——我要打烏克蘭人。你看看，我要打他的——米古大聲說，以後又忽然一下開始唱起歌來。

媽媽愛我喲，——

她這樣說：

噯嘿，耶瑪施，噯嘿——你

是我親愛的靈魂，生命……

他閉住眼睛，他的聲音有力而且悲哀，手指，在網上敲着，慢慢的揮動。

沒有聽到，我親愛的

噯嘿——沒有聽到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到，彷彿地球起了一種劇烈的黑暗運動，變成了液體，要把她消沉下去，而我乘船走了，從地球上陷落到黑昏的地方，那兒經常有種淡淡的陽光照着。

忽然歌聲停止了，又同初一樣，米古默默把網放在水裏，大概沒有什麼聲響，而就沉淪在黑暗的深淵了。我看到他且默想着。

——爲什麼人都這樣的活着呢？

七 伏爾加河上

·：我去到卡拉諾託夫村。

伏爾加河剛剛解凍，河裏的水是污濁不堪的，灰色的，脆弱的冰塊在河裏順着水流着，漩轉着，帆船向前追趕牠們，牠們相互碰擊得刺刺的響着，風不斷的一陣一陣吹着，把帆船搖動如像『浮標』樣，三月間的太陽，躺在破碎的冰塊上放出潔白的光來。帆船載了許多重的東西，桶子，麻袋，箱子，帆船上得得有帆，駛舵的是個青年農民班科夫，穿一件羊皮製的大衣，鈕扣上有各種不同的花樣。

在他的臉上是——平靜的，眼睛現出冷光，他沉靜寡言很少像個農民。苦苦斯金，穿件破爛的農民的衣服，帶頂縐縐的牧師的帽子，在他的臉上有青斑和碰擦了的傷痕。很長的冰塊散在前面，他動氣的罵：

——讓開……你往那裏爬……

我同羅漫司在一塊兒，坐在帆下面箱子上。

冷得很。三月間的太陽還不多暖和。在兩岸有很多裸體樹的枯枝在風中擺舞着，小叢林內，山的脚下都有不少的殘雪和未融完的冰塊。在河內的——冰塊，真正像一羣白羊。我這時感覺到自己如像在這羣羊之間。

苦苦斯金，把煙裝好在煙斗內……

帆船的前嘴一下撞住冰塊上，幾乎撞沉了。苦苦斯金，拿住抓竿，把冰塊撥開。

帆船行到一個河岸底下，在河的左邊很寬有很急的流水，船就一下撞進那沙

草邊上了。看看 好像水要衝進來了，于是快快划到一個小堆的邊上去，忽然又遇到漩水窩和崩土以及流水的轟轟叫喊。太陽在微笑，喜雀在牠們的黑的羽翅上發出光來，站在牠們的巢內，刮刮的叫喊。在受着太陽光熱多的地方許多草木的綠芽向着光明的陽光吐發。身體上——冷的，而在精神上很愉快，而且在這個時候發生出很多可愛的光明的希冀。在地球上都是很愉快的。

在中午船行到卡拉諾託夫村。

八 秋天的深夜

我們乘船走了。

秋天的深夜沿伏爾加行航是多不明亮的。我們坐在司舵的傍邊，那舵的轉動叫聲也不小，——前進的時候，腳掌很重的照着船板上踏，嘆嘆口氣：

——啊哎……啊……嚕……

在舵尾上是絲絹纏的，水沉靜的在流，無涯無際的在流河的上面是黑暗的秋雲籠罩着。四週——祇有黑暗的魔王在慢慢的流動，他射到河岸，大約，地球也被他擊潰了，由烟霧變成液汁，不斷的，無終極的，一切都在地下 在荒原 那

兒沒有太陽，沒有月光，沒有星珠。

在前面，在灰色的黑陰內，有軋軋聲響而看不清楚的載貨的輪船，好像有種反抗彈力，擋住牠。三個浮標燈，兩個在水上，一個在牠們上面——送牠，在黑暗的濃霧內，他漸漸與我近了，真正像個金色鮭魚，還有四個，一個的燈光照在我們帆上。

我感覺到自己內部是冰冷，肉皮上成了雞皮色，他輕輕的在船板上滑，我貼在後面，好像老鼠一樣。大概，慢慢的要失去知覺了，當時完全要停止了。——輪船到了碼頭放衛的喇叭在叫和船的車輪打得響，忽然一切的聲音都飛去，好像樹葉與枝幹分別遠揚了樣，我的四週被沉黑寂靜統治了。

有個粗的人穿着一件羊毛外衣，戴上一頂襤褸的帽子，在架花的旁邊走着，當站着不動的時候就咀咒，後來大叫了

——啊——哎——啊喲

在太陽沒落的時候，從卡查開船，我說，這個人，執拗，好比狗熊一樣，臉上的茸毛，眼睛也沒有。到舵邊去，把一瓶子燒酒倒在一個鄉下用的杓子內，兩口把牠喝完了，好像喝水一樣，以後又吃着蘋果。而這個時候拖船觸在岸上了，這個人，把舵扼着，凝視着四週的金黃太陽，摸了一下頭，驚慌的說道：

——託福，託福！

我們乘船什麼錢也沒有去，我們得到貨船的『恩惠』站在船的側板上的，好像水手一樣，——真正像看叫化子的一樣。

黑霧重重疊疊，在貨船上是不見什麼的，你祇能看見一點燈光在濃厚的黑霧裏一閃一閉。煙霧內有一種煤油的臭味。

司舵的用沈默的惡意刺戟了我。

在遠遠的地方有狗子在打架，叫咬。憶起這殘餘的生活，還沒有把黑暗打破。這個大概還遠遠沒有必要吧。

輪船是在黑水中間航行，照着的黃油燈光而且是異常無力而黯淡。在我們上面流動的，是黑影，烏雲。我們完全沉默在深深的黑暗裏面。

有人在驚疑而可憐的說：

——要我向什麼地方去？我的心快要不能呼吸了。

冷的痛苦，把我捉住了。這時開始想睡一下。

很濃厚的，烏雲重疊着，把太陽也遮着了。水投上了鉛色，在河岸邊有黃的小小的叢林，松樹，牠們枝根是黑的，從農村出來了許多的家畜，有個農民的樣子，真像從石洞內鑽出來樣。在板船邊有個茶壺飛走了，擲到船的車輪翼上。

九 那 個 迷 路 的 人

這一夜是酷冷的雪天，虎虎的狂風夾帶着雪片，從灰白色的天空旋轉到地球上，沉沉的大陸被埋葬在冰凍的雪堆裏，好像大地的生命從此就完結了，太陽也從此消滅了，再不會出現在人間了，——在這樣的夜間，我回到糖菓店內去。我閉着了眼睛，逆着風，在咆哮的風聲中走着，我忽然跌倒在路上一個睡着的人身上，我們都相互的罵着，我用俄國話罵他，他是用法國話罵我：

——呵，你這個魔鬼……

當時我被好奇心所鼓動，于是我就把他扶起來——他的身材是很小很輕的，

但他把我推開並且生氣的叫喊着。

——我的帽子呢？碰到你的鬼，快將帽子給我！

——我凍死了！

我在雪地上將他的帽子找着，又將帽子上的雪弄掉，好好的戴在他的頭上，但是他把帽子取下並向我揮着、含怒的嚷我：

——走開！

他在前面時仰時跌的走着，我也向前走着，一會兒，看見他——用雙手扶着已經壞了的路燈柱子，站在那里很懇切的說：

——莉娜，我要死了……噯，莉娜……

他顯然是酒醉了，又受了凍冷，當然我不能任他倒在街上不問。我當時問着他，住在什麼地方？

——這是什麼街？——他帶着含淚的聲音問我：——我不知道走到什麼地方

了。

我挾着他的腰走着，問他確實住在什麼地方。

——在巴納凱——他含糊和戰慄的說——在巴納凱……那裏——澡塘——屋……他紛亂的脚步使我很困難的扶着他走，這時候他的牙齒在交戰，身上在發抖。

——如果你能（法文）——他含糊的向我說。

——你說什麼？我問他。

他停止了不走，把手舉起來，酒醒了——又好像是自負的說：

——如果你能送我回去（法文）……

接着將手指放在自己的口內，戰慄得將要倒下去，我立刻把他背起來，他的鬍鬚靠到我的頭頂，他又發氣的叫喊：

——如果你能 唉，我要凍死了！唉，上帝

在巴納凱街我很難去找到他住的地方，最後，我們找到了一間在大院子內被雪遮蓋住的小屋，當他摸着屋門的時候，他低聲慎重的向我說：

——喂！輕一點……

開門的是一個婦人，圍的是一條紅披肩，手內拿着蠟燭，她讓開我們的路，就沉默的走到了一邊去，將眼鏡帶上才開始向我注視。

我告訴她：這個人的手大概是凍僵了，必須要將他的衣服解開，讓他躺在床上。

——真的麼？——她用很響的聲調問。

——必須把手放在冷水內……

她默默的用眼鏡指示我向那屋內看去，——在這屋角內立着一張山水畫。我很驚疑的瞧着她那奇怪的呆板的面孔，她對着那屋角有桌子的地方走去，在那張桌子上點着一盞玫瑰色燈罩的燈，她就坐在桌子旁邊的凳子上，從桌上拿了兩張

撲克牌——皇后，太子在手內才開始注視我剛送來的這個人。

——你們屋內有沒有燒酒？——我很大聲的問她。

她也沒有答復，祇是在桌子上將撲克牌一張一張的分散着。被我送來的人，坐在櫈子上，頭偏在一邊，雙手統紅的放在胸前，我把他放在沙發上，代他脫衣服，他也不知道，如睡死了一樣。在靠近沙發的牆上，掛着很多的照片，這些照片中間，有一張照片上扎着一個金花白蝴蝶拖着兩條帶子，在帶子的末尾寫着金字：

『無比的瑞爾特』。

——有鬼，輕一點！——被我送來的人呻吟的說了，當我開始揉擦他手指的時候。

她沉靜的，默默的玩弄撲克，在她的臉上如雀兒嘴般的尖鼻頭上面，閃着她那一雙又大又鈍的眼睛。她用一雙女孩兒般的手弄着自己如假髮一般美好的灰色

的髮，小聲的，同時又是很響亮的問。

——你會見米沙沒有，惹爾？

惹爾很迅速的把我推開，坐起來 急切的說

——咯，但是他已經到基輔去了……

——是的，到基輔去了，——她重復的說着，但是她的眼睛並沒有離開樓

克，我看她的聲音是很單調和難以形容的。

——他很快的就要回來……

——真的嗎？

——真的，很快。

——真的嗎？她又重復的問。

半裸的惹爾就從沙發上跳下來，再兩跳就跪在她的脚傍邊了，用法國語向她

說了些什麼。

——我很安靜——她用俄國話回答他。

——我迷了路，你知道嗎？狂風大雪，我會想過，——我將會凍死。我們喝酒並不多——惹爾很急切的告訴她，并撫摸她放在膝上的手。

他有四十歲年紀的人，紅的面孔上長着厚的嘴唇，黑黑的鬍鬚，好像是過分地受了驚，使力用他的手去摸擦他那圓腦頂上斑白的硬頭髮，說話也漸漸的清爽了。

——明天我們到基輔去，——不知是她自己決定，或者是問他，她這樣的說。

——是的，明天，你須要休息，爲什麼還不睡呢？已經不早了……

——米沙——今天不回來嗎？

——呵，不能！這樣大的雪。我們去，睡覺吧！

他從桌上將燈拿在手裏，把她送到書架後面一間小房門口。我默默的坐着

當時什麼心思也沒有，祇聽見他微聲的喘着氣。雪不斷的在玻璃窗上打着，好像鷄爪子爬着響一樣，在窪地有溶化了的雪水，在玻璃上反射出像蠟燭般的微光。在房子裏堆積了很多的東西，充滿了一種含有熱溼而又奇怪的氣味。

忽然惹爾出來了，手中拿着燈，他身子搖搖擺擺，燈影亂打在窗玻璃上。

——她已經睡了。——他說。

他把燈放在桌子上，走到房子中間站着，並沒有看我而心中似思索的說：

——咯，怎麼樣呢？要是沒有你，大概我是已經死了……謝謝你？你是誰？

他將頭部斜在一邊，注意聽着隔壁房內的聲響，含有一種恐懼的表情。

——她是你的妻子嗎？我輕輕的問他。

——妻子。一切。全部的生命！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小聲的俯着頭看着地板

說。說完了以後，他又用力將手去摸擦頭髮。

——你喝茶嗎？——他問我。

他似乎準備去叫僕婦，可是他將走到門口記起來了，僕婦已經病了住醫院去了。

我提議我們自己把爐子升火煮茶，他同意我的提議，他祇穿好一半衣服，脚是赤脚，在溼的地板上走着，把我引到一間廚房裏。他靠着牆向爐子站着，重複的說：

——沒有你，恐怕我已經死了——謝謝你！

忽然，他張着很大的眼睛發抖望着我說：

——那時她將怎樣辦？呵，上帝！

——你看見沒有——她是一個病人。她的兒子是個——音樂家，在莫斯科自殺了，差不多已經兩年了，而她還是天天等着他呢……

當我們喝完了茶，他開始用沒有連續的，非常離奇的語句向我敘述：

——她——是個女地主，他自己——是個歷史教授，他是在她的家內與她兒

子復習功課的時候，和她發生了戀愛，她就同她的丈夫——德國人——一個男爵離了婚與他同居，她自己就在大戲院內唱歌，他與她同居的生活很好。但是她丈夫用盡一切的手段，想來破壞她的生活。

他敘述這段話，好像口齒不清的在讀書一樣；用眯縫的眼睛，注視那爐子附近的朽壞了的地板。他喝完茶和吃了麵包，他的臉上現出許多皺紋，圓的眼睛，很驚奇的瞪着。

——你到底是誰？——他這樣的問。——是的，是糖菓店的工人。——你不像個工人，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很不安和高聲的這樣說，並懷疑的望着我。

我很簡單的向他說了，我自己的一身。

——呵，這麼一回事嗎？——他低聲的喊着。

——是的，這樣

忽然他又很活潑的問着我

——你知道『醜小鴨』的故事嗎？你讀這本書沒有？

這個時候他的臉面突然變得很兇惡，含怒的說：

——這故事——是誘惑人的！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曾經思索過——我是否是一個白色的天鵝？我自己是應該……進研究院的，但是——我祇進了大學。我的父親是個牧師，同我已經斷絕了父子的關係。在巴黎我曾研究過不幸的人類歷史——進化的歷史。呵，所有這些……

他在橙子上將身體動了一下，繼續向我說：

——進化——這是爲着想去安慰自己！生活——是謎是難思索的，是無意義的。沒有奴隸——就沒有進化，沒有大多數的人去服從少數人——人類就將要停止在進化的道路上。我們希望減輕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勞動，我們祇有使我們的生活更爲複雜，更加深我們的勞動。工廠和機器製造出更多的機器，這是——最

愚蠢的。人們大多數將要變爲工人，我們要的祇是農民——糧食的產生者。糧食是——人們用自己的勞力從自然界取得的一切。每個人需要愈少——則他的幸福愈多，同樣他的慾望愈大——則他的自由愈少。

或者可以說——我是第一次聽見這些話，當然，不是說他的字句；而是指他那昏迷的思想，他那種嚴厲露體的態度。他說完了話，好像有一種響聲把他驚醒了，使他恐懼的注視到那開着門的房間內，他默默的靜聽了一分鐘，咕嚕咕嚕含着怒意的向我說：

——你明白嗎？——每個人需要的很少：祇要一塊麵包，一個女人……

他說到『女人』兩個字的時候聲音特別低小，好似同女人八在耳邊說情話樣。他的這些意思，我簡直不了解，同時就是在散文詩上，我也沒有讀過。——忽然他的態度變得同小偷兒巴士金一樣。

皮特列維奇，福米特，拉馬爾，伊王——含含糊糊的他說了這些人的名字，

這些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同時他用瘦到骨頭的手打着拍子向我讀了些法國詩，又講了許許多多王子們或詩人們的戀愛故事。

——「愛情和饑餓支配宇宙」——我見他很有興趣的說，同時我也記起來了，這句話是印在革命的小冊子『饑餓之王』第一頁上的。這句話我以為是給了他莫大的影響！

——人們尋找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識！

這句話的意義，很深刻的刺入我的腦海內了。

清早我從他的廚房走出來，掛在壁上的小鐘，告訴我已經是六點幾分了，當我在灰色的濃霧內，在積雪的道路上走着的時候，我立刻就憶起了惹爾發抖的呻吟聲，同時又感到，他所說的一切，好似梗在我的喉管內。我不願意回到作坊，怕見那些人，於是打着身上的雪，在韃靼街上慢慢的走着，直到天光大亮——在積雪的道路上已經有了不少行人了，我還在那兒走着。

以後我永沒有會見這位歷史教授了，同時我也不願意會見他。但是這種論調——無意識的生活，無益的勞動，——我還是常常聽見那些無知無識的進化論者，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以及那些所謂『托爾斯泰派』，和受過高等教養的人們也這樣說着，附和着他們的拍奏的，還有那些：神學博士，研究炸藥的化學家，新生機論者的生物學家以及其他許多的人。但是這些思想並不能給我一種或然的影響，當我與他第一次認識的時候。

一〇 我的教育

在紀林可夫家內實際的主人，要算是大學的，神學院的，獸醫專門學校的學生們——學生們集會是喧嚷嘈啐不堪的，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很關心俄羅斯的人民，在不斷驚擾中討論未來的俄羅斯。他們時常摘錄書上的結論，報紙上的論文，和收集在卡山城市內以及各大學內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一到了夜晚都是不約而同的來到紀林可夫小店屋角內，憤激的爭論和低聲耳語的討論這些事件

他們每人都攜來很多很厚的書，用手指將書一頁一頁的揭過，相互的叫喊

着 爲的是決定各個人所爭持的所喜歡的真理。

自然，這種爭論我是不多了解的，乾脆的說，真理我是對於牠莫明其妙的，——我了解牠，就好像窮人的菜湯內的滋養料一樣的稀少。有幾個學生使我想起來，邪教的伏爾加河上的愛讀書的老人，我很明白我眼見着他們，雖然預備改良生活，雖然他們的誠意被融會在言詞的急流中，——但是還決不會因此而沉沒的。

同樣他們企圖想解決許多任務，這些任務我也明白，同時我感覺到自己是很希望他們能勝利的解決這些任務。時常感覺到，我很多未說出的意見在學生們常中爭辯的時候表現出來了，我是很願意同他們接近的，正如囚犯願意自由一樣。

他們把我看成好像木匠手中的一塊木材，這塊木材將要做一件非尋常的東西。

——天生的！——他們把我彼此介紹一下，用一種驕傲的態度，好像一個小孩在街上走路拾着一個當五哥比的銅板去向另外一個小孩顯示出自己的驕傲態度

一樣。我不願意人們這樣的稱呼我。

「天生的」或者是——「人民的兒子」

——我立刻就感覺得自己的生活落後和智力的發育不充分。在這個時候我記起了在一家書店的玻璃窗內看見一本書標題不大清楚——「格言和定理」。我很想看看這本書的內容，于是就向一個神學院的學生借了這本書。

——你嗎？——這個未來的大主教諷刺地叫了起來。他的頭部是恰像一個黑人，捲縮的頭髮，厚的嘴唇，長的牙齒。——老哥！這是瞎鬧。給你什麼，你讀什麼，你用不着的地方，不要跳進去。

他說的音調和意思使我很不高興，這本書我當然還是買來了，買書的錢一部分是我在碼頭上做工得來的工資，一部分是從紀林可夫那邊借來的。這是第一本很重要的書，被我把牠買來了，直到現在我還好好的保存着呢。

一般的書籍我都是很注意讀的，當我讀到『社會科學初步』的時候，我以為這本書的作者把遊牧民族在文明生活組織內的作用太誇大了，而把流蕩營生者及獵

人的作用看得太小了。我于是將這種懷疑告訴一個語言學家——他努力的發揮了他自己的理論和見解，整整的向我說了一個鐘頭關於『評論的自由』。

——爲着評論自由，必須信仰一種真理。你信仰什麼？——他這樣的問我。

他是一個在街上走路都要看書的人，將頭埋在書內，就碰倒了行路的人，他也不管的，回到家內就俯伏在他自己的角樓上，好似患了饑餓中風症樣的叫喊狂呼；

——道德必須是自由的成分和強力合成的調和的混合體，調和的，調，調，調……

他是個溫和的經常挨餓和半患病的人，因他固執的堅決的追求真理，以致使他非常的疲勞，他除了看書而外，任何快樂他也不懂得。當他感覺到兩個對立的智力矛盾相調和的時候，他的一雙可愛的黑色的眼睛，好似小孩般幸福的微笑。

着。離開了卡山城十年以後，我在哈爾可夫城又會見了他，他曾被放逐在卡米城五年，放逐期限滿了以後又到大學內來讀書。當時他向我表示着：他好像兩羣螞蟻經常過着鬥爭的生活。——他努力的想將尼采的哲學和馬克思哲學相調和，以致得肺結核，吐血，甚致于喉嚨也嘶了，他用一雙冰冷的手握着我的手說：

——沒有綜合——是不能生活的呵！

後來他就死在那往學校去的電車上了。這樣爲真理殉命的人，我眼見到的也不知有多少了，我對他們的回憶是神聖的。

將近有二十個學生在紀林可夫家內集會，在他們中間甚至還有日本人 Oze。

——他是神學院的學生。後來又進來了一個高大寬胸的人，濃厚的鬍鬚，頭髮梳的是韃靼式的。穿一件鈕扣直到胸口的短外衣，他與一般進來的人一樣在屋角向櫈子上坐着，安靜的馬讀書的灰色眼睛注視四週一切。有時將注意力射在我的面上——我立刻就感覺到這個莊嚴的人，在那邊用腦力在評判我，怕我對他有什麼危

險。他在沉默的注視我。可是在我們過圍說話的聲音非常之高，他們把重要詞句特別的說得高，說得嚴厲，這種聲調我很歡喜去聽；不過在這個聲浪內面隱藏了一種憐憫和虛偽的意思，我很久都猜不着那個濃厚鬍鬚的勇士，我不知道他在默想些什麼？

他的名字叫『烏克蘭人』聽說他的姓除了紀林可夫知道而外，誰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快的知道了他的一切，他在不久以前從流放地方回來的，被流放在伊古斯基整整有十年。這一點特別使我對他增加了興趣，但是又不知怎麼沒有這樣的勇氣來推動我，使我與他相認識，這却不是我怯弱無勇氣不去找他，恰恰相反的，我是被擾亂的好奇心，渴想與他相接談。這樣擾亂不安的情緒，阻礙我在生活中不能完成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

當他們討論人民的時候，我對於自己都有種驚奇和不相信的感覺。他們認識的人民——是聰慧齊全的，純潔和誠實的，他們的生活差不多是一致的，美滿

的，高尚的，公直的，這樣的民衆我還沒有看見過呢。我所看見的，祇是木匠碼頭工人與石匠，我所知道的是雅攷夫，阿西與格利高利。他們所說一致的人民，完全將人民抬到自己上面，他們都以人民的意志爲依歸。我以爲祇有這些人是聰慧齊全有思想力的人，在他們中間正集中着和燃燒着一種仁愛的意志向着新的生活，向着建築自由生活中的一種仁愛的敢爲的讚美歌。

我在過去所接觸的一切人中從來沒有觀察到仁愛這兩個字，而此地，仁愛兩個字却終日掛在口邊，見於每一段議論裏。

這些人民崇拜者的議論，如風涼的雨水滴在我的心坎上，那些有價值的書籍，論到了農村中黑暗的生活和農民受難者，這些書籍對我的幫助很大。在這裏我深刻的感覺到，祇有很真實的救愛人類，才能吸取在仁愛方面必須的力量，爲着獲得和了解生活的真實，因此我也就開始思索關於我自己並且還注意到一切人們的各個間的關係。

一一 老人

我在五月的明豔的一天，來到他那裏，馬上我們就成了朋友了，他留我過夜。等我第二次去的時候，他把他的一生就講給我聽了。

——我的職業是一個拉大鋸的，他，躺在忍冬樹的陰下，向我講述說。——他脫掉了他的襯衫，叫太陽晒他那有筋肉的胸膛，他的胸膛是一點都不像一個老人的。

——我鋸木頭鋸了十七年，是鋸把我的嘴巴子弄成了這個樣子。一人只叫我做拉大鋸的沙維勒。是一種苦的活啊，朋友，你在天空中蕩動着胳膊，你在臉上

有一個網子，大木頭在你的頭上邊，你什麼都看不見呀，鋸開的木頭跌在你的頭上，啊！那可真倒楣啦！我呀，我是歡喜快活的，我像鴿子似地生活着；你知道，有些鴿子高高地飛到天上，飛到看不見的雲深處，閉上膀子，把牠們的小嘴放在翼裏，哼，一下子跌下來了！好多好多摔死在屋頂上，或地面上。哎！那就跟我似的。我是快樂的，無害的，直正地天真漫浪的。媳婦姑娘像愛糖似地愛我呀——當真呀，過去的事呀，只一想起，都是歡慰啊。

而，從這一邊滾到那一邊，他作着一種响亮的笑聲笑着，如同一個青年人似地，但，在他的噪子里，帶着輕輕的呼喘。——小河重複着他的笑聲，暖風嘆息着，金色的可愛的陽光滑在天鵝絨般的春天的嫩葉上。

——我們嗑上一杯，朋友，沙維勒提議。去拿來。

我到小河去，小河鎮着一瓶燒酒。我們每人嗑了一小杯。一邊喫着麵包和燻魚，老頭兒嘆美着說

——很好的發明啊，這燒酒！

而，一邊舐着他那亂七八糟的鬍子上的灰色的毛，他接着往下說：

——這好。我不能嗑很多，然而，嗑一點，我就知道是好。啊！據說，最初釀燒酒的是個魔鬼。好東西，就是鬼作的，也是得感謝的。

閉着眼睛，他靜靜地憩了一陣，隨即驟然間嚷起來了：

——無論怎說，人是凌辱我了，凌辱得我見血啊！啊，朋友，人慣於至互相惡遇——這真是恥辱呀。在我們中間，良心，一匹野犬似地跑開了。哎，往下講，我結婚了，閑言少敘；我的妻——她名字叫做娜塔麗，她是一個好漂亮的女人，又正在好時候。我們生活在一起，很不壞的；她有一點好玩，可是我是一個跑外的人，我是不大在家裏的。哪里我遇見一個較好的，較情深的女性，我就在哪里弄。那是通常的，不可免的事情；年青的時候，是沒有較好的啦。等我帶着錢回到家裏的時候，這兒那兒，人就同我說了——沙維勒，等你走的時候，你把你

的老婆回裙子結住好啦！他們嘲笑我，咳！我啊。便宜上，我打了她幾下，隨即，我給了她點兒東西，撫弄着她：混蛋，爲什麼你叫衆人笑我呢？是我不是你的朋友麼？是我是你的仇敵麼？自然她哭啦！他們撒謊，她說。當真人們是愛扯謊的，我深知。可是我沒有錯：黑夜把我老婆的事情報告給我了。若是她叫別人攆過，夜裏，你馬上告覺到的。

有什麼東西在他背後樹叢裏動着。

——什……！老頭搖着忍冬樹的枝子。這兒有一個刺蝟。前一天，我把我的脚楂了。我到小河裏，他在草棵裏，人是瞅不見他的。我把他的一根針植入我的脚趾裏了。

他微笑着瞅着樹叢的那邊，一邊悸動着，繼續說。

——是的，我的朋友。於是我受了侮辱了，還要怎樣呢！我有一個女兒，塔莎·塔提亞娜。我不用誇大，可以說那是無上的快樂，那你就知道她是一個

什麼樣的女孩子了。是一個明星啊。我把她打扮得很好看。過年過節，她真是一個天人啊，舉止，身材，眼睛……我們的那位教員，古慈民，外號叫做箱子，是一個很不機警的小伙子，他用一個人所不知的名兒呼喚她，而，在當地嗑了酒的時候，他哭，他請求我看着她。我就看着他，我走了還了——在我家裏人是不喜那樣的，人嫉妬我。於是人就揚風說我糟蹋了我的女兒，說我同他一起幹。

他，帶着一種不安的精神，在草上動搖着，從叢林上把他的襯衣拉開，穿好，仔細地扣好了領子。他的臉苦痛地痙攣着，使勁地緊閉着他的嘴唇，他那灰色的眉毛的幾根稀稀的硬毛搭在他那雙剝皮的眼上。夜落下來了。天氣很涼爽。有的地方，一個鵝鶉叫喚着：撲……撲……

老頭把邊峽谷裏睜了一睜。

——於是，哄嚷起來了。古慈民，司祭，幾個農人，特別是婦人們，扯開了他們的長舌頭，到各處去吵嚷。去哎，又個人做缺德事兒了。這，真是出奇了，

把一個男人趕走，我們就好了。塔莎哭了，沒法出屋了。小伙子們要笑她，衆人都滿足了，都開心了。我們走罷，塔莎，我說……

——可是你的女人呢？

——我的女人啊？老頭，驚訝，問了一聲。可是，她已經死了。但，那是在以前，在塔莎十三歲的時候……她永是逆着我的，那是一個壞女人，是不真的

……

——可是你說她好啊，我提醒那老頭說。

這一點沒有叫他爲難；他搔着脖子，捻着頤鬚，一邊想着，靜靜地同我說：

——什麼東西證明我說她好呢？人，一輩子，都不是壞的啊。有時，壞蛋是也值得讚美啊。人不是一塊石頭，而且，石頭也是與時具變啊。一點都不要疑惑呀，她是自己死的呀。要知道的，是她的真情，她是缺少真情的。有些次，夜裏，你同她玩，突然她就氣絕了，死挺挺地待在那裏。而且那使着人害怕

他那有點嘎啦嘎啦的，唱歌般的，溫和的語音的聲响，在晚夕的熱空氣中，與草香，風息，和小河擊石的輕的波音混在一起，融在一同了。若是他沉默，夜就要不完全，不大美，不大引人了。

沙維勒，以一種驚人的流暢，說着話一點不尋求字句，以愛潤飾他的思想，如同一個小姑娘裝飾她的洋娃娃似的。我已經聽見好多善說話的俄羅斯人，他們，非常想用華麗的話語，時常，甚至幾乎時時，在他們的談話的複雜的組織中，把事實的細的線索給弄沒了。但沙維勒，用一種非常動人的單純，一種非常清朗的單純，組織他的故事，所以我很怕用我的問題給他打斷了的。

我往下聽着他那種雙關的話語，那老頭在我歇着像是有好些個活寶石，那些活寶石的魔力是能掩住不正和犯罪的謊騙的，我了解了那是怎麼回事，然而我任憑被他的話語的魔力捉着。

——哎，我的朋友，現在那事件開始了。人叫人找來了醫生，那個謊張傢伙

把我的塔莎渾身詳細檢查了一遍，同他一起還有一個人，頭禿禿的，帶着金釧，大概是承審官。那個人問塔莎：誰，幾時？她不作聲，她害臊。人把我逮捕了，把我帶到城裏，下了獄。我到了那裏。那禿子向我說：『你招罷，那你少少吃點苦就行啦。』我很歡喜地就向他說了：『大人，請您叫我在聖骸節之後到契也府，求免罪去罷。』他說：『招了，是很好的。』那個不着人愛的禿傢伙，他算把我騙了。我什麼都沒有招出，我，只是由於倦怠，冒出了那樣的一句話呀。我厭倦，我是不慣於住牢獄的，我的周圍盡是賊，殺人犯，和骯髒的人。隨後，我向我自己說：他們要把塔莎怎的呢？他們弄得拉拖了一年多，隨後，開始審判了。塔莎也來了——戴着手套，穿着長靴，渾身上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一身藍衣服，如同是一片雲彩似的，人覺着從裏邊看得見心靈似的。全法廳，所有的人，都瞅着她。你要知道，朋友，這一切是如同一場夢一樣啊。在塔莎的傍邊，有馬丹安特西福羅娃，那是我們的女城主，是一個鯽魚般的女性，是一個最陰險最壞

的東西。啊，我想，這傢伙要把我骨都給喫了的，要把我吞了的呀。

他，帶着一種特別的溫和，笑了：

——她有一個兒子，叫馬太·阿萊格謝宜維持。我把他當作了一個混蛋，一個討厭的小孩子看。滿面利白，一滴血也沒有，戴着眼鏡，長着司祭樣的頭髮，一片逗人笑的鬚鬚，時時在一個小本裏記着歌和故事。是個很和善的小孩子，你要向他任何的東西，他都給你的。農民們揀他的便宜；一個要鏟刀，又一個要木頭，第三個要麵包；不管他們自己用着用不着，他們儘管拿。我同他說：阿萊格謝宜維持，爲什麼你什麼都給呢？你的父輩們，祖父輩們，掙錢，聚錢，不怕罪孽，活活地剝人皮，而，你竟反對啦。人們的苦楚，你是莫不關心的罷？

須要那樣，他說。他不是很聰明的，但，無論怎樣，他是具一副和善的心。以後，總督把他發配到中國去了。他同總督使蠻橫，於是總督把他打發到中國去了。啊，訴訟啊，我得了了一個辯護者，他說了兩點來鐘話，他弄得人直搖擺

手。塔莎也爲我作辯護

——可是你同她弄過麼？

他，如同尋找他的回憶似地，反想了一陣，隨後，漠然地，用他那剝了皮的眼睛，目送着一隻鷓鴣的翱翔，說：

——同女兒弄這是有的。並且，有一個聖者，同他的兩個女兒弄得過的，從他那兩個女兒生了先知亞伯拉罕和以撒。可是，至於我的事呢，我是不說的。當然，我是同他玩的啦，冬天，夜是很長的，人倦怠啊。特別是慣於到處跑達，慣於這裏那裏去的人，而我就是那麼一個人呀。我給她講故事，故事，我是知道好點的。故事是編的，那令血熱啊。而塔莎……

他閉上了眼睛，搖着頭，嘆息了。

——一個希世的美人呀！我也是的，同女人在一起我是受不住的，我簡直同瘋了一樣。

老頭突然間生氣勃勃了，嘆美着，帶着傲慢，在嘴裏說

——歐我，我的朋友，我現在六十七歲了，可是我還能把任何女人弄得閉口無聲啊。這麼回事！五年以前，幾匹真正的母馬央求我：沙維勒羅什迦，我的寶貝，夠勁兒啦。我幹不動啦。由於憐憫，我放開了她，八日以後，又是她。——怎麼，你又來啦？來啦……女人，朋友啊，那是一件大事啊。全世界都想女人啊，鳥，獸，以至於最小的昆蟲，都是爲那個東西活着啊！不爲那個，是爲什麼活着呢？

——可是到底你女兒在審判廳裏說了些什麼呢？

——塔莎啊？她編造了些個話語，是安特西福羅娃教給她的——安特西福羅娃是需要我的。她說他自己做的缺德事，而我是沒罪的。於是人把我放開了。在他們人那裏，那一切是沒甚意義的，是爲得露一露；你看我們是如何地守法啊。那些法律，那些規則，那些文卷，那一切，都是騙人的玩意兒，那都是無用的長

物。每人照着自己心願生活着好啦！那會是較合適的，較痛快的。我這樣，我生活着，我不妨礙人，我待在我自己的地方……

——那些殺人犯呢，你要把他們怎的呢？

——得殺了他們，沙維勒決斷地說，殺人的人，是得立刻也把他收拾了的，不要當熊貨。人也不是一個蚊子，也不是一個蒼蠅，混帳東西，他同你有同樣的價值呀……

——而賊們呢？

——你真蠢，若是沒有東西可偷，怎會有賊呢？在我這裏，有東西可偷麼？沒有多餘的東西，就沒有羨妬，沒有貪慾……賊是從哪兒出來的呢？由於東西多。賊瞅着：啊，這有東西啊！於是，他就弄點兒什麼……

天已經暗了，黑夜散漫在峽谷裏。一隻鴉梟咕咕了三聲，老頭聽見了這駭人的音聲，微笑着說

——他住在這跟前兒，一個樹窟裏。有時，在他沒得工夫藏起來之先，太陽就襲了他一下，他就在太陽光裏待着。我過路之間，向他吐舌頭：哎，混蛋？他什麼都不獸，就不作聲了。如果小鳥們獸見他，那他就倒霉了。

我問他爲什麼做了隱者。

——是這樣：我往前走，往前走，隨即我站住了。這一切是因爲塔莎啊。安特西福羅娜操縱得很不壞，在審判之後她沒有叫我見她。她同我說：我知道一切的實情，你沒到徒刑場得感謝我，但我是不能把你的女兒交給你的。她的確是一個懷種……我在她周圍轉轉看，可是我獸清楚是沒有辦法了。於是我走了。我到了契也府，到了西伯利亞，在那裏我掙了好多錢啊。我回到家鄉來。安特西福羅娜被火車輪行壓碎了。至於塔莎呢；她同苦爾什科的一個看護卒結婚了。我到苦爾什科去，可是那看護卒已經到波斯去了，到烏重城里去了。我到了沙里汀，從那裏我上了船。我由海路到了烏重。可是塔莎——她死了。我看見了那個看護

卒，他紅鼻子，紅鬍子，總是很快活的。一個醉鬼說：『你大概是他的父親罷？』

『不是，我說。她的父親，我只是在西伯利亞遇見過他。』我不想叫一個異鄉人知道是我。於是我到新亞圖施去了。——我險些在那兒站下。那是一個很好地界。以後我看出來那與我不相適。海吼號着，攪轉着石頭，阿卜卡慈人徘徊着，地方是起伏不平的，周圍都是山，黑洞洞的夜，如同是淹沒在瀝青裏似的。●熱呀！我因到在了此地，在此地我現在是第九個年頭了，到不無用處。我蓋房子，我栽了一棵樺樹，在三年之後，我又栽了一棵小楓樹，隨後，又栽一棵菩提樹，你瞅啊？朋友啊，我是人們的一個大安慰者啊，禮拜天到此地來，你就要看見，你就要聽見了。

他那類人總放在口頭上的上帝那個字眼，他幾乎是概未提過。我問他祈禱得多不多。

——不。不太多，老頭，閉看他那剝皮的雙眼，沉思地，回答說。起初，我

堅誠地祈禱，有時，我劃着十字架，幾點鐘幾點鐘地跪着。慣於拉鋸的我的胳膊，是不累的，我的背也不累。我行好多里路都不會喘的。可是是這麼回事：我的膝蓋的骨頭裏是不舒服的。於是，我就反想了：爲什麼我祈禱呢？是有什麼目的呢？我應有的我都有了，人們都尊敬我，而，我要擾亂上帝啊！上帝他有他的事，爲什麼討他厭呢？人們的無聊事是應當離他遠點的。上帝他注意我們，而我們不注意他。於是我這樣想：上帝是要人們活着的，他沒有工夫理像我這一樣的。一個平庸的混蛋，現在，我夜裏睡不着的時候，我簡潔了當地出了我的洞，我坐在這裏任便的一個地方，一邊瞅着主的天空，我一邊想：牠如何地運行啊？那是一種很快慰的勾當，朋友，那有我說不出的點，是瞪着眼醒着作着一種玄妙的夢。人不像祈禱時那樣的累。我什麼都不求他，我也不勸別人求他什麼。等我看出是必要的時候，我向這一個人和那一個人說：要憐憫上帝呀！來，你要看出我對上帝和對人是如何地有用啊。

他，毫不誇張地，具着一個熟識自己職業的工匠的平靜的確信，說着。他那沒有眼毛的雙眼歡愉的微笑，把他那有創傷的面孔的醜陋給掩蓋住了。

——冬天我怎麼生活呢？就是在冬天，我家裏都煖烘的。可是，因為雪的關係，人們是很不容易來看我的；我有時候兩三天沒麵包吃。有一次，我待了八天沒吃東西，我是非常衰弱了，以至我失掉了知覺。然而，來了一個小女孩子，她把我弄得還醒過了。她是修道院的修鍊者，以後她同一個教員結婚了。是我給了她那個意見的。『蘭邊，幹什麼你進修道院呢？我同她說。這對你會有什麼用呢？』——我是一個孤兒，她回答說。——你結婚好啦，那你不為是個孤兒啦。』有一個班特索夫教員，是一個很好的小孩子，於是我勸告他說：『密沙，好好相看相看這個姑娘。』是的。以後不久，他就同她結婚了。事情進行得很好。冬天，我到沙羅府，歐普全那，到狄維也府的修道院裏去——此地，各處有好多僧院啊。可是，和尙們不喜歡我。他們總請我到他們那裏，因為我已入了僧

界，是住修道院的。那與他們有利益，那能拉人，可是我不願意那樣，那與我不合適。是我是一個聖者麼？我僅僅是一個平和的人啊……

笑着，揉着自己的肋骨，他，感激地，說：

——反而，在修道女那裏，我到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她們愛我，是的，她們是愛我的。我不是吹牛，是真事兒啊。我認識所有的女人，朋友，無論是貴族血統，是商人血統，無論是什麼女人，我都認識啊。至於平民的女人呢，她，在我看是如同我的靈魂一樣的透明啊。我瞅她們的眼睛裏頭，我就明白了一切，她們一切的愛慮了。她們的事情，我是可以講給你的。

他又硬讓我：

——你來，你會看得見我怎樣講論她們的。再嗑上一杯。

嗑完了酒，他半閉上了雙眼，一邊搖着頭，又不勝激賞地，說了

——這酒很有益處啊！

人獸着春天的短夜融化了，清冷落下了，我提議點火。

——點火幹什麼？是你冷啊？我呀，我是一個老頭子，我都不冷，你，你冷啊？那麼，到洞裏躺着去好啦，你瞧，朋友，若是點上火，蠕蟲就該一堆一堆地到裏邊燒死了。我不歡喜那樣。對於牠們，火是牠們所安墜入的網羅啊。爲一切火的父親的太陽是不殺人的，我們，爲得烘一烘我們的骨頭，我們要燒殺這所有的蟲子啊，不，不行……

我同他合意了：是不行。於是，我到洞裏去了。而他呢，他在外邊又動搖了好多工夫，在小河裏跋涉着，不知道走到哪兒去了。我聽着那情深的語音：

——跑……不要害怕，小膿包……跑……

隨後，慢慢地、用一種顫動的聲音，他唱起來了，如同是他在搖着一個人似的：

等到我醒來 出了洞的時候 沙維勒，跪着，很巧妙地編着席子，向着在樹

叢裏狂歌的一隻掠鳥說

——哎，唱歌罷，這是你的時候了。

——你睡好了麼？去洗臉去，我已經弄好茶了，等着你呢

——你啊，你沒有睡呀？

——朋友，你說我呀？一死，我就要睡覺的啦。

在峽谷上方，輝耀着五月的碧空。

一一 倦怠

有一個暖和的光明的夜裏，坐在關稅倉庫的梯子上，我打盹了，睜開了眼睛，我看見列斯迦在我前邊了。她站在那裏，手插在她的小皮襖的口袋裏，眉頭皺着，月光注意地照着她那苗條的身軀。

——不要害怕，我不是來偷東西來了；我是散步啊。

就星辰看，是已過半夜了。

——你散步未免有點晚啦。

——女人是生活在夜裏的，列斯迦，坐在我的旁邊回答說。你呀，爲什麼你

睡覺呢？是人僱你睡覺來啦？

她從她衣袋裏掏出一把葵花子，一邊嗑着一邊向我說

——瞅着你像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啊？請告訴我哪里是歐博達克城。

——我不知道。

——聖母在那裏顯現了，人說她把手伸向空中，把小耶穌帶在她的裙子裏。

——那是阿博拉斯克城：

——那在哪兒？

——在烏拉爾的某處，或者是在西伯利亞……

她把舌頭往唇邊上一溜接着往下說：

——若是我要去呢？那很遠了。然而，是得去的。

——爲什麼？

——爲得祈禱，我墮落得太厲害了。那都是因爲你們，狗。你有抽菸的傢伙

麼？

點上了烟卷 她囑咐我說。

——要緊是不要向哥薩克人說呀。在我們家裏，人是不喜歡女人抽烟的。

她那被冬天的空氣給弄紫了的，嚴肅的面孔，是很美麗的。在她那蛋石目色澤的，橢圓的眼白裏，她那烏黑的瞳子，生動地，光耀着。

在天空中，一小條金色在閃爍着。她畫了十字，說：

——願上帝給這個靈魂一種安息啊！我的靈魂也要像那似地墮落的了。你什麼時候最感倦怠呢，是晴夜還是暗夜呢？我呀，是在晴夜啊。

她在煙捲頭上唾了一口唾沫把牠浸滅了。拋掉了烟捲頭，打着哈欠，她向我提議說：

——我們玩一陣好麼？

因為我拒絕了她 她漠不關心地接着說：

——這對於我是好的。所有的人都是滿足的。

我，關於她那種臭不要臉，向她說了幾句話——幾句親切的，溫和的話語。

連我瞅都未有瞅，她用一種同樣的，平靜的腔調，回答說：

——是倦怠使我失掉了廉恥。我倦怠呀，男人……

在她的嘴裏，『男人』那個字是駭人的，帶出一種不慣的，發生的聲調。她於是，把頭仰過去，瞅着天慢慢地說：

——那不是我的錯。因為人說人是從大腿上判斷女人的，上帝是想那樣的，那不是我的過錯。

靜靜地坐了一兩分鐘之後，她起來，往四處瞅了一眼：

——我要到頭目那兒去啦……

而，不緊不忙地，她，照着路線，沿着被月光照成銀色的路軌，去了。而我呢，我待在那裏，被那幾句話語給壓潰了

——我倦怠呀，男人

在廣漠的幅員中，在被日光月光猛厲地照耀」的一種空虛中，在人明顯地窺見他的空虛而任什麼東西都不能強固他的生活意志的平原上，開始生活發展生活的人們的倦怠，在當時，我還是未能理解的呢。

數月之後，那粗暴地，但是仔細地，教育着我的生活令我感受了在我一生中是最難受的一種刺激，使我又想到格拉得科夫了。

在莫斯科，在蘇迦列夫塔附近一家大不乾淨的酒館裏，一個帶着眼鏡的，瘦長的人，坐在我對面的座位上了。他那瘦骨嶙峋的臉，他那尖的鬚鬚，他那稀稀的，細細的鬍兒，令您想起來居斯達夫·杜雷的唐·吉訶德來。他古古怪怪地穿着一身顯然是給別人做的藍上衣，他那灰色南京棹布的褲子，在膝處穿亂了，是短得很可笑。他的一隻腳穿着一隻膠皮套鞋，另一隻腳穿着一隻皮靴的襪子。一

一三 格拉得科夫

邊捻着他那如大針似的鬚子的尖端，他細瞅着我，臉很飢瘦的，眼睛昏昏花花的，他站了起來，把眼鏡貼在他那灰色的睫毛上。而，一邊蹣跚着，如盲人似地劈開胳膊，走向我近前來：

——律師格拉得科夫。

他那髒的手指在空中劃了一個花押，嚴肅地重念說：

——阿萊格西士·格拉得科夫。

他用一種嘎啦嘎啦的聲音說話，轉着脖子，如同是被一條冥冥中的繩子絞着似的。

不用說，那是一個有極高尚的心情的人物，是由於公平無私地爲真理服役而受了逼迫的，是爲真理的仇敵們給扔到『人生的最下層』了。現在，他作了聖阿迦維塔宗派騎士的領袖，從事給劇場抄原稿，爲被壓迫的無辜者辯護。並且也『砲擊那些大慈大悲的女商人的心和口袋』。

——俄羅斯人，特別是女人，是愛感苦痛的。苦痛或者是苦痛的故事是一個精神的芥子，沒有牠，什麼東西是都不進入那被豐富的多樣的物質的養料所養肥的心臟裏的。

我已經觀察到好多這一類的人物了。而我已慣於具着戒意去觀察人，但總是具着一種很大的關心的：一個頑固地要登峯造極的人，是很自然地對於上邊掉下來的具有關心的。並且，人稱之爲『墜落者』的那些人，那些陰鬱的罪人們，時常，是比被認爲正直者的人們，在精神上，更爲富裕更爲美的，在那些正直的人身上，我，從幼時，更就鑑視出來同臘人館的模型的相似了。

兩小時之後，我就在一個陰悽的夜的隱居所的低鋪上，身同格拉得科夫並擺兒地躺下了。胳膊曲在頭後邊，他的長的身軀伸展着，那律師，具着狼一般的兇猛，用警句安慰着我，他的頤鬚，如同魔鬼的尾巴似地，突出着，在他咳嗽時直哆嚔。他，在他那無力的陰險中，是怪可憐的，是動人的，而，如同一隻刺蝟

似地，他身上是具着腐蝕性的話語的尖針的。

在我們上方，拱覆着一面穹窿形的天花板，沿着牆流着惡臭的黃水，從地面上，放散出來腐亂着的土地的酸味來，一些裹着襤褸的軀體，在冥暗中說夢話，或者是打胡魯。窗戶，按一片密的鐵枝，對着一條砌着磚壁的溝渠，在壁上邊坐着一隻貓；一定是有病，牠很難受地哀叫着。在窗戶下邊的板片上，一個魁偉的，很肥大很多毛的人，土而其人似地，在那兒坐着，籍着一根臘頭的光亮修補他的褲子，一邊用一種嘎啦嘎啦的聲音唱着。

同我在一起戰鬥的，無敵的元首。

我們獻給你 首感謝的歌曲！

從他們的不幸中：請你救出來你的奴隸。

上帝的母親，童貞的未婚妻！

唱完了歌，他鼓响了他那厚的口唇，又起始唱那同一的讚美歌。

我說。

皮敏，馬斯洛夫，是一個在學者，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啊，格拉得科夫向幾個別的有天才的人是睡在那條溝渠的。其中有『最有名的』鋼琴家巴金。雖然他那一大堆波狀的密厚頭髮中夾着些白髮，他的眼睛下邊起了藍色的皺紋，但他仍如一個青年似地幼穉而且靈活。他的面孔上的二重性使我驚訝：他那女性的雙眼的悲慘的美，是不可挽救地被嘴邊上的一種微笑給打消了；那種殘酷的裂嘴像是永遠固定在他的薄唇上的。……

於是我想起人們無力直降到陰慘的絕望，直降到不住地播種在被死所蹂躪的人生的田裏。

於是我想起人們無力直降到陰慘的絕望，直降到不住地播種在被死所蹂躪的人生的田裏，人們從上邊跌得低低的那體高尚的生活，到底是什麼呢？

一四 鄉村小景

風由草原裏刮來，打在高加索的羣山的壁上，山脈像是一片巨大的幕，大地，嘶嘶地叫着，穿過碧色的深不可測的深淵，向前突進着，將被風給撕碎的雲扔在後面；雲的暗影在地面上滑着，在地面上抓着，徒然地在想自制着，哭着，呻吟着……

被壓得低低地，樹木帶着一種逃跑的神情，灌木，如狗搖尾似地，振搖着她們的枝子，躺在烟霧沈沈的黑色的大地上面；乾燥的嚮聲，嗽嗽的聲音，吼吼的聲音，不竭地流動着，鵠鳥叫着，吃飽了的烏鴉啞啞地噪着，田裏的蟋蟀不停地

鳴着，而，人聽見高大勇猛的哥薩克人在喊叫，如同他們在御制着這一切似的。從赤裸裸的草原那邊到來了打麥女們所割掉的金黃的麥藁，在村莊的空地刮轉着灰色的狂飈，飄飛着鳥羽和被太陽曬焦的葉子。

太陽急速地露出來，也同樣急劇地沒滅了，而，追逐着飛跑的大地，且已經疲勞，他被壓過去，慢慢地從天上落到西方煙霧氤氳的渾沌中了。在東方，也是雪峯的高山在聳立着，在西方，如大田一般沈重的濕雲在湧着紅潮。

有時，在重雲之間，愛勒卜路茲羣山的眩目的山腰和插入重雲中想把重雲抑留住的其他的高山水晶般的尖峯在放着閃光。人清清楚楚地感到大地是在空間裏飛跑，人幾乎連氣都喘不出來，人胸裏是非常地充滿着要自己同這美麗可愛的大地一齊飛跑的狂喜了。人瞅着被永久的白雪給加上翅的那些高山，人想像着在山後有一片大無邊的蒼海，在那海裏傲然地展開着一些別的神妙的陸地，或者僅僅是一片碧蒼的空虛，在空虛裏，遠處，幾乎瞅不見的地方，迴旋着一些多色的星

球，一此爲地球之姊妹的，人還不知道的星球

幾輛滿裝着打好的麥子的車從草原那邊回來了，在像油煙般的黑漬漬的塵埃裏，幾隻灰色的老牛長着彎曲的角，用牠們那圓眼的忍耐的視線定視地面，笨重而且沈着地，往前走着；在車上邊，躺着一個哥薩克人，穿着一件被塵土給弄成灰色了的襯衣，他那毛很長的帽子掉在後邊，他的臉被炎熱的空氣給燒得漆黑，他的雙眼被風給吹紅了；被汗和塵土給粘在一起的他的鬍鬚像是石頭似的。有時，那哥薩克人在車前，牛夾板的旁邊，走着，風吹着他的背，把他的襯衣給掀起來了；那人是和牛同樣的肥，同樣地穩重；他在他的眼睛裏有同樣的智慧的忍耐；他不緊不忙地走着，好像他知道有什麼在等待着他的。

——Ts... Ts...

這一年，收成是很好的；他們健康很好，營養很好，可是他們帶着一種憂鬱的眼神，很不隨心地，在牙齒裏說話。或者是他們作工作得倦怠啦。

在村子中央，一座有五個圓頂閣的紅磚的禮拜堂聳立在空中，一坐鐘樓瞰視着前院；窗戶的框子是重油的，是油着發黃的顏色。禮拜堂像是在一塊有很多脂肪文理的肉裏鑄成似的；牠的陰影是油漬漬的，是很沈重的：那是一個由一些營養很好的人獻給一個高大的平靜的上帝的殿堂。

白色的短粗的房子作成了圓舞隊；如同豐潤的女性們似的，他們腰上圍着一道籬笆，很奢華地裹着庭園的絲絹，戴着蘆葦屋頂的退色的錦繡，待在那裏；在屋頂上邊，銀色的白楊在搖擺着，皂角樹的透光葉叢顫動着，乾的莢子如同玩具似啪啪地爆着，栗樹的陰鬱的手激動在空中像是想要捉住飛跑的行雲似的。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女人們跑着；捲得很高的，襯衣的襟和裙子把她的大腿直露到膝蓋地方；一邊急忙地作着過節的準備，她們帶着一種掛心的神情，互相問訊着，在一些肥滿的小孩子們後邊嚷着，那些小孩子們，是像家雀似地，滾在灰塵裏，大把地捉塵土，往空中揚。

在禮拜堂的圍牆附近，壁風的地方，有二十幾個『跟着工作跑』的那種人們被吹到在乾草上。那都是些個『無賴』些個期望着幸福的偶然，運命底親切的微笑的夢想者，或者些個被沃野的宏大給陶醉了的閑懶漢，俄羅斯人的放浪慾的囚徒。他們三二成羣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當真是跟在工作後邊跑着的；他們瞅，讚美着工作是非常地豐富，但他們，不到極端的必要，不到再沒有別的方法——乞討或偷竊——去充飢時，是不作工的。……

當一輛拉麥的重車——上邊坐着一個嚼着一小節麥藁的哥薩克人——呻吟着，咯吱咯吱地，在他們前邊，趕過去的時候，他們，謙卑地，阿諛地，向那人行敬禮。那人，帽子摘都不摘，斜着，輕蔑地，瞅了他們一下。屢屢那些異鄉人的灰色的多毛的側影在前邊鞠躬，他是連蹶都不蹶的。

一五 伊凡的喜劇

我是愛伊凡的。到了禮拜六，當外祖父責罰了我們在一星期內的犯規的事情之後去做晚禱去的時候，我們在廚房裏有一個不可形容的幸福的時間了。

伊凡要從火爐裏提出幾隻螞蟻來，迅速地用絲線替它們做好了馬具，剪好了一駕紙雪橇，於是兩對黑馬立即在清潔的，光滑的黃桌子上騰躍着了。伊凡用一條薄薄的木片當做馬鞭，趕着它們緩緩地跑着，而且催促它們前進，叫着：

『現在它們出發到主教的家裏去了。』

於是他拿一片小小的紙頭黏在一隻螞蟻的背上，差它跑在雪橇背後。

「我們忘記袋兒了，」他解釋着。「和尚在跑路的時候總攜帶着袋兒的。噲，向右轉！」

他把另一隻螞蟻底足兒繫生在棉花上面，這樣，當蟲兒前伸着它底頭兒，跳躍着前進的時候，他拍起他底手兒來，叫道：

「這是教會庶務員從酒店裏出來做晚禱去了。」

幹了這個玩意兒之後，他拿出一隻老鼠來給我們看，它曾聽到了命令就站起來，用它底後腿走着路，在它身後拖着它底長尾巴，而且還談諧地閃閃着它底黑玻璃珠似的活潑的眼睛。

他和老鼠們做朋友的，他時常把老鼠藏在他的胸懷裏，用糖喂養着，而且親吻着。

「老鼠是頂聰明的東西了，」他時常用肯定的聲調說這話。「家神是很喜歡老鼠的，誰如果肯喂養老鼠，鬼神會讓他底一切願望都得到滿足。」

對於玩紙牌和錢，他也會鬧鬼計的，而且他時常叫得比無論那一個孩子都聲音高些；但事實上，他們和他也沒有什麼分別的。一天，當他們和他玩着紙牌的時候，他們連續地作弄了他好幾次，於是他很生氣了。他氣憤憤地聳凸着他底嘴唇，不高興再玩下去，而且事後他還告訴我，抽搐着他底鼻子說：

『這是一種串謀呀！他們互相傳着暗號，於是在桌子下面傳遞過紙牌去。那樣玩法你可以稱它爲遊戲嗎？假使講用奸計，我也決不會弱於他們的。』

他還只有十九歲，但他比我們四個人並合起來還大一些。

約哥夫舅父多情地奏起他底六絃琴來，而且當他要奏琴的時候，他總時常說着這不變的話語：

『唔，現在讓我們來開始吧！』

搖擺着他底鬚髮的頭兒，他把身子俯伏在六絃琴上，伸出了他底頸項好像一隻鵝兒似的，在他那圓潤的沒有思慮的面上的表情變成了夢一般的，他底熱情的

躲閃的眼睛朦朧在一種溫柔的霧裏了，輕輕地撥着琴絃，他奏着或種片段的歌曲，當他奏時，他底足兒不自主地立了起來。他底音樂要求一種緊張的沉默的。它奔馳着好像一條從遠方沖來的急流，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悲傷和不快活底情緒打動了而且透澈了人底心靈。在他那音樂的影響下，我們都變成憂鬱的，現在就是最年老的也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了。我們極端靜默地坐在那兒——消失在夢一般的沉默中。撒斯却·米蓋洛夫直挺挺地坐在我們的舅父身旁，張開着口嘴凝視那六絃琴，而且快活地流淌着口涎，要算他特別賣氣力地在聽他彈奏。

一六 學校生活的片斷

過了一個長久的不安定的時期之後，母親便把我送到學校去，——可是一開始我便老大的不高興了。

我到那兒去，穿着母親的鞋子，和一件由我外祖母的抹胸縫成的外衣，一件黃色的內衣，和太長了的袴子。我的服裝立刻地變成嘶笑的對象，而且因為那黃色的內衣我得到了『金剛石的骰子』的綽號。

我不久便和這些同學們要好了，但是那教員和牧師都不喜歡我。

那教員是一個黃腫着面龐的，魯莽的人，他犯着鼻孔不斷地流着血症的時候

，他時常出現着在課室裏把他的鼻孔用着生棉花塞住着，而當他坐在桌子旁邊，用着鼻塞的聲音發出問題來問着我們的時候，他會驟然地在一句話的中間停住了，從他的鼻孔裏拿出那生棉花來，看着牠，搖着他的頭。他有一個扁平的，銅一般顏色的臉兒，帶着一種酸苦的表情，而在他的皺紋上有一種青蒼的顏色；但是他的那雙不假借的白錫似的顏色的眼睛是最令人恐怖的，而且牠們是這樣可憎地膠貼着在我的臉上，那使我時常覺得我必需用着我的手把牠們從我的頰上刷開去。

有了幾天我是坐在第一部分上，而且是在一班的前頭，十分地近着那教師的桌子，而我的位置是幾乎不能忍受的。他好像不看着別人只是看着我似的，而且他儘是在塞鼻地說着：

『比亞師——苦夫，你必須穿着一件清潔的內衣呢。比亞師——苦夫，不要把你的足弄出聲音來呢。比亞師——苦夫，你的鞋帶又沒有弄好了。』

但是我報復着他爲着他的野蠻的傲慢。有一天我拿着一半冰凍的西瓜，把裏

面剝出來，於是用着一條繩子縛着牠掛在外面的門口的轆轤上。當那門開着的時候，那西瓜升上去，但是當我的教師關着那門的時候那挖空的西瓜落下來戴在他的禿頭上好像一頂帽子，那個閹人被遣着帶着一張條子同我到校長室裏去，於是我用着我的皮膚，償還着我的惡作劇。

又一次我灑着鼻煙在他的桌子上，於是他打着這麼多的噴嚏使他離開了課室而且叫他的姻兄弟來代着他的位置。這是一個官吏，他叫全班唱着歌：『上帝保佑沙皇！』和『啊，自由！我的自由啊！』那些唱不合音調的人被他用着一枝戒尺迎頭痛擊着，那發出一陣滑稽的沉重的聲音，但是牠損傷了。

那個神學教師，那漂亮的，年青的，華髮的牧師，不喜歡我因為我沒有聖經，而且因為我玩弄着他的說話的方式。當他走進課室裏來的時候，他第一件事便是這樣地問着我：

『比亞師苦夫，你可曾把那部書拿來沒有呢？是的，那部書啊！』

『沒有，』我答覆着，『我沒有帶來啊。是的。』

『你有了甚麼意思……是的嗎？』

『不。』

『好罷，你能夠走回家裏去了。是的——家裏去，因為我不願意教着你了。』

是的！我不願意。』

這不會怎樣地擾亂着我。我走了出來而且蹬着我的足踵在髒的鄉村的街道上直至下課的時候，守着在我的周圍的熱鬧的生活。

這個牧師有着一個美麗的面龐，好像一位基督，和一雙像婦人一般的慈愛的眼睛，和小小的手——溫存的，喜歡他周圍的每一件事情，無論他是拿着——一本書，一根戒尺，一座筆架，無論是甚麼——他謹慎地拿着，好像那是活的而且很易碎了似的，同時好像他愛着牠而且恐怕把牠觸壞了的樣子。他對待着孩子們可沒有十分地溫文，但那是一樣地他們都愛着他。

事實雖然是那麼樣，我仍然是學習得頗不壞，但不久便有人告訴我，說我一定會因為品行不端被開除着。我變得精神懊喪的，因為我知道一個很不快樂的時候便要到來了，那時母親每天會變成更加易於發怒，而且打着我更加利害呢。

但是救星即刻便到來了。主教克里生弗出人意外地到學校來拜訪了。他是一個小人兒，好像一個術士，而且，假如我記得不會錯呢，他是一個駝背的人啊。坐在桌子旁邊，在他的寬闊的黑色的衣服裏面，看來是這樣地細小，而且戴着一頂有趣的帽子，好像一隻小桶在他的頭上，他搖動着他的手從他的袖子裏露了出來而且說：

『現在，孩子們，讓我們在一起談話罷。』

於是立即地教室裏變得暖和而且活潑起來了，而且充滿着一種不親熱的喜樂的空氣。

叫喚着我到桌子旁邊去，在輪流過了許多人之後，他嚴肅地問着我：

『你幾歲了？那便完了嗎？怎樣，你是怎麼高的一個孩子啊！我猜想你是時常在雨裏站立着，是嗎？啊？』

放着一隻有着長長的尖銳的指甲的枯乾的手在桌子上，同時用着他的別一隻手的手指，在撚着他的稀疏的鬍子，他把他的有着仁慈的眼睛的臉龐，十分地靠近着我，說：

『啊，現在告訴我，你最喜歡着聖經裏面那一種的故事。』

當我告訴着他我沒有聖經和沒有學着新舊約的歷史的時候，他挽直着他的僧衣，說着

『那是怎麼樣呢？你知道去學習着牠對於你是絕對地必要的啊。但是或者你已經由於傾聽學習到了一些罷？你可知道一些頌聖詩嗎？很好的！而且祈禱詞呢？……那兒，你看！而且和那些聖徒們的傳記也學習到了麼？……在韻文裏嗎？……那麼你是很適合于這題目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牧師走來了——紅着臉而且急着氣。這主教祝福着他，但是當他開始去說及我的時候，他舉起了他的手，說着：

『恕我罷……只有一分鐘……現在，告訴我阿勒習那個上帝的人物的故事吧。』

『那些美麗的散文詩，……呀，我的孩子？』他說，當我唸完一句的時候，已經把第二段忘記了。『讓我們現在說及別的什麼吧——談及大衛王的一些事件……唸着罷，我很小心地在諦聽着呢。』

我看見他是真的在細聽着，而且那些韻文使他快樂。他試驗着我有了一個長時間，然後他驟然地站起來，輕快地問道：

『你可曾學習着頌聖詩嗎？誰教你的呢？一個良善的外祖父，他是麼？呀？壞的嗎？你不會這樣說的呀！……但你是不是很頑皮的呢？』

我猶豫着，但是結果我說：

『是的。』

那教師和那牧師喋喋地證實着我的自白，而他靜聽着，把他的眼睛垂下來，然後他嘆着氣說：

『你可聽到他們怎麼地說着你麼？到這兒來罷！』

放着他的帶着柏樹的香味的手在我的頭上，他問：

『你爲甚麼這樣頑皮呢？』

『那是這樣沒有趣味地去學習着啊。』

『沒有趣味嗎？現在，我的孩子，那不是真實的。假如你覺得那是沒有趣味呢，你將成爲一個壞的學者，但其實呢，你的教師們都證明你是一個很伶俐的學生呢，那便是說你所以頑皮是有了別一種理由啊。』

從他的懷裏拿出一本小書來，他一面說一面在裏面寫着：

『比亞師苦夫，阿勒習。那裏——都是一樣的，我的孩子，你要約束着你

自己，而且不要學得太頑皮了。我們原諒你只是小小的頑皮，但是人們沒有那個已經很足以苦惱着他們了。不是這樣嗎，孩子們？」

很多的聲音高興地回答着：

『是的。』

『但是我能夠知道你們不是很頑皮的。我說得對嗎？』

於是孩子們一齊笑着地回答：

『不。我們也都是很頑皮的——很頑皮的呀！』

主教靠在椅子的背上，拉着我到他那邊去，驚異地說着，致使我們——就是教師和牧師——都笑了。

『那是事實，我的兄弟們——當我像你們的年紀的時候，我也是很頑皮的。你們以爲怎樣呢？』

孩子們都笑將起來了，於是他開始把問題去問着他們，巧妙地設計着去弄亂

着他們，因此他們開始各自回答着。而喜樂加倍了起來。最後他站將起來了着。

『好罷，和你們在一起是很有趣味的，但是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
舉起了他的手和拂着他的袖，他用着一種寬宏的態度，在我們上面打着十字，而且祝福着我們：

『用着天父和救主和聖靈的名義，我祝福着你們和你們的工作。再會罷！』
他們都叫道：

『再會，我的主教。不久便再來罷。』
搖着他的僧帽，他說：

『我一定要再來的。我一定要再來，而且給你們帶些小書來的呀。』
而且他對教師說，當他走出課室的時候

『現在給他們回家去罷。』

他牽着我，帶我到門廊去，在那兒他靜悄悄地說，俯下來向着我

『所以你要約束着你自己，你不願意嗎？……那可決定了嗎？…… 我明白爲

甚麼你會頑皮的了，你知道的……再會，我的孩子！』

我是十分興奮的；我的心爲着奇怪的感覺在沸騰着，而當那教師，已經讓其餘的學生出了課室之後，他叫住我和我說着現在我應該要比水更加恬靜而且比草更加順從了，我小心地而且情願地靜聽着他。

這牧師，穿上了他的皮外套，溫文地，同情地說：

『從今天起你可以去上我的課。是的，你可以去。而且也要安靜地坐着。是的——安靜地坐着啊。』

一七 外祖母的故事

四十年前，船隻的駛行是很慢的；我們經過了許多時候才駛到尼尼，而我是永不會忘記那幾天美不勝收的生活的。

美好的天氣已開始了。從早晨到晚上，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面，在清朗的天幕下，懶洋洋地，緩緩地，在伏爾加河底鍍着秋天的黃金的兩岸之間平流過去；而且，當她在灰藍色的水面上起伏着時候，許多回響的呻吟播散着，光亮的紅色的汽船，拖着一隻用一根長繩繫在後面的駁船前行。駁船是灰色的，使我想起一隻木虱來。

不知不覺的，太陽在伏爾加河上飄浮着。每一小時，我們四圍的景色總是更新一次；青青的山高聳着，有如大地的華麗的衣裳上的繁多的摺紋一樣；在岸上，羅列着市鎮和村落；秋天的金黃的葉子，浮蕩在水面上。

『看呀，這一切是多麼美麗！』外祖母不停地叫着，容光煥發，雙眼因快樂而闊張着，她從船的這邊跑到那邊。她時常會凝視着岸上，將我忘記了；她會站在甲板上面，雙手疊在胸口，沉默地微笑着，而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我扯着她底黑色的飾着小花枝的亞麻布裙。

『唉！』她會叫喊着，驚跳起來了。『我一定是睡着了，而且已開始在做夢哩。』

『但是你爲什麼叫喊起來的？』

『我親愛的，爲了快樂也爲了老年，』她會微笑着回答。『我已經衰老了，你知道的——六十年歲月已在我頭上悠悠逝去了。』

於是拿着一撮鼻煙，她便開始告訴我幾個關於善心的強盜，聖人以及各種野獸和鬼怪的奇怪的故事。

她是溫柔地，神祕地和我談着這些故事，以她底面龐對着我底，以她底張大的眼睛釘視着我，這樣當真把那在我身內成長着的精力灌輸到我心上了。她時候愈說得久，或者可以說愈唱得久，她底話語也愈加娓娓動聽地流動着。聽她說話真是有說不出的愉快的。

我傾聽着，還要求她講別的，而這就是我所得到的結果：

『在火爐裏住着一個老妖怪；有一次，他的腳爪裏刺着一根小木片，於是他搖來搖去的嗚咽着：『呵，小老鼠，它傷得我很利害呀；呵，小老鼠，我不能忍受這痛苦呀！』』

蹣起她底腳兒，她使把它握在手裏兩邊搖着，而且這般滑稽地縐起她底面孔，真好像是她自己受了傷一般的。

立在四圍的水手們——有鬍鬚的性情和善的人們——聽着而且笑着，而且讚賞着這些故事，他們曾說

『外祖母，再給我們另一個故事吧。』

過後他們曾說：

『來和我們一同用晚飯吧。』

在用晚飯的時候，他們用伏特加饗待外祖母，用西瓜饗待我；他們幹這個事情是祕密的，因為船上有一個人在那裏往來地巡走，他禁止別人吃水菓，而且見了時常把水菓拿走，拋在河裏。他穿着一個官的衣裳，而且時常喝着酒；人們在躲避着他底眼光。

母親到甲板上來的次很少，而且總是立在遠離我們的地方。她老是沈默的。她底大而苗條的身體，她底嚴肅的面孔，她底有辮組着的光亮的頭髮底沉重的頭頂——她底一切都是結實而堅固的，我覺得她好像是包裹在一陣霧裏，或者一朵

透明的雲裏似的，從這裏面，她以她那和外祖母一樣大的灰白的眼睛不和藹地張望着的。

有一次，她嚴厲地叫道：

『媽媽，人們在笑你呀！』

『上帝祝福他們吧！』外祖母毫不介意地回答。『讓他們笑我吧，願他們好運氣。』

我不會忘記外祖母看到尼尼的時候所顯露的孩提般的快樂。拿着我底手兒，她將我拖到一旁去，叫着：

『看呀！看呀，這是多麼美麗呵！那就是尼尼，那就是呀！那裏有好些東西簡直不是人間所有的。再看看那教堂吧。它不是好像生着翅膀嗎？』於是她轉向我的母親，快要哭泣了。『范露雪，看呀，你不看嗎，過來，你好像已經忘記它的一切了。你不能少許表示一點快樂嗎？』

我的母親縐着眉頭，苦笑着。

一八 外祖父的故事

外祖父突然地彷彿從天花板上落下來一般 出現在我面前 而且在我床上坐下了，他底冰冷的手兒放在我頭上。

『近來好嗎，小紳士？說！回答我。不要不快活吧！好，你要說什麼話？』

我極想踢開了他底腿兒，可一動就使我疼痛。他底頭，比從前更顯得沙黃色了，在不快活地擺動着；他底光亮的眼睛，彷彿在壁上找尋什麼東西一般的，當他從他底口袋裏，取出了一個薑餅山羊，一隻糖角，一顆蘋菓和一撮紫葡萄乾，放在我的正對鼻下的枕頭上面。

『呵，你呀！這是給你的一份禮物。』

他俯下身來，在我前額上親吻着了。於是，用他那兩隻細小的，殘酷的手兒撫摩着我底頭兒，他底彎曲的，爪似的手指是污着黃色的；他開始說起話來。

『那次我留下了我底痕跡在你身上了，朋友。你是很生氣的。你咬我而且抓我，所以我也發脾氣了。但，比你該受的責罰更嚴重地責罰了你，這在你無論如何不見得會有損失的。還會有第二次呢。假使你自己一家人打了你，你必須不記在心裏的。這是你底一種訓練。假使是外人，這就不同了，可我們一家人，就是有人責罰了你吧，這是不能計較的。外人來攬你必須拒絕的，但是一家人有什麼關係呢？我猜得到，你以為我是從來沒有受過鞭撻的嗎？奧里雪！我所受的鞭撻的痛楚，你就是在一個惡夢裏，也不是你所能想像得到的，我是被鞭撻得這般凶，就是上帝自己看見了也要流淚的。結局呢？我——一個孤兒，一個可憐的母親的兒子——已經昇到了現在的地位——一個組合底頭腦，一個工頭。』

向我俯下了他底枯萎的，縮緬的身體，他開始，快活地選好了話，用一種活潑的有力的言語，向我訴述關於他的幼年底往日了。他底青色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他底金色的頭髮是斜傾地直聳着的，當他偏轉了他那高音的聲音，在我面上呼吸着。

『你乘了汽船到這裏來……現在蒸氣可以運你到無論什麼地方去了；但在我年青的時候，我是單獨地拖着一隻貨船在伏爾加河上。貨船是在水裏，而我是赤着足兒在岸上跑，銳利的石子佈滿了河岸……我這般地從清晨跑到傍晚，陽光殘酷地刺在我的頸背上，而我底頭兒是怔忡着，彷彿裝滿了熔鐵一般的。有時，我被三種惡運所征服了……我底可憐的小骨頭疼痛着，但我還前進，雖然我是看不清道路了；接着我底眼睛泛滿了淚水，當眼淚滾流下來的時候，我哭出了我底心。唉，奧里雪！這是不忍說呵！』

『我前進又前進，一直到牽繩溜脫了我底手，我是俯倒地上了。但我並不因

此悲傷！我爬起來，依舊很健。假使我不會休憩一忽兒，我真會死去了。

『那時候，我們時常這般地生活着，在上帝和我們的祝福的主耶穌基督底眼前。我是這般地把伏爾加之母親估量成三段時間，從塞般斯克到立平斯克，從立平斯克到撒拉託夫，再一直到了阿斯達拉干和瑪卡里夫，到了市場——有三千多俄里呢。到第四年我變成一個自由的水手了。我曾向我的船長表明我成了一個自由水手了。』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彷彿增大了體積，在我眼前變得像一朵雲，他是由一個細小的，衰弱的老人，變為一個非常強健的個體了。他不是曾經孤獨地在河上拉過一隻大而灰白的貨船嗎？他時常從床上跳起來，向我表白貨船是怎樣地繞着牽索在河上跋涉着，而且是怎樣地揚起水來，用那低沈的聲音唱出了一種歌曲底斷片；然後活潑地跳回床上，用粗大而動人的話繼續說着，使我底驚訝心不斷地增強起來。

『好，奧里雪，有時在一個夏天的黃昏，當我們到了吉格賴克，或者到了青的山脚下的某地方，我們時常坐下來，懶懶地煮着夜餐，這時候山村裏的舟子們時常歌着感傷的歌曲，而且他們一開始，全船的水手們馬上就合奏着，送出一種透人心靈的戰慄來，使伏爾加河像一匹馬兒似地疾馳着，像雲朵似地升到了半空；各種煩惱都像塵埃似地被風吹散了。他們歌唱着，一直到羹湯沸翻了起來，於是廚子被人用一塊布片拂擊着了。『你儘玩，但請你不要忘記了你底工作。』我們說。』

好幾次，人們用頭兒探進門來叫他了，但每次我都懇求他不要出去。

於是他笑着演手勢叫他們走開，說：『等一忽兒吧。』

他和我留在一塊，告訴我許多故事，一直到天色快要昏黑的時候；而且，當他和我說了親切的再會，離開我之後，我才知道他是既不惡毒，也不可怕的。想到曾經這般殘酷地毆打過我的人就是他，淚水會湧上我底眼睛來，但我是不會忘

記的
。

一九 母親的結婚

外祖母開始告訴我關於父親的事情，完全是出於她自願的，那是在有一天，當她神經地，憂傷地，疲憊地走到我身旁來的時候，她說：

『我做了一個關於你的父親的惡夢。我想，我看他走過田野來，吹嘯着，背後跟着一隻拖着舌頭的花斑狗。爲了或種的緣故，我時常夢見關於馬克塞姆·撒惠提末奇……這一定是他底靈魂還沒有安息的緣故吧……。』

接着好幾個黃昏，她都告訴我關於我的父親底歷史，那是和她一切故事一樣有趣的。

我的父親是一個兵的兒子，他以一個兵努力成功了一個官，然而因為對於僚屬們的殘酷給流徙到西伯利亞去了；在那裏——西伯利亞的某地方——生下我的父親來。他度着不幸的一生；在他極年幼的時候，就時常要從家裏跑開去的。有一次，祖父差狗兒將他追趕到森林裏去，好像一匹兔子似的；另一次，捉住了他，於是他就這般殘酷地毆打着他，後來鄰人們來領走他，把他藏去。

『爲什麼他們時常要毆打孩子們的？』我問，而外祖母却靜靜地答道：『時常要打的。』

我的父親的母親很早就去世，當他九歲那一年，年老的祖父也死去了；於是一個十字架匠收養他，把他弄進潘姆鎮的商社裏去，開始把他底買賣傳授給父親；可是我的父親逃走了，他以帶領瞎子上市集去這工作來維持他的生活。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他上尼尼來，而且在一個細木匠，一個科爾奇汽船的包工頭那兒得到了一個工作。當他二十歲的時候，他已經成功一個很有本領的木匠——家具商

，裝飾匠。他被雇的那一個作場，是緊貼着外祖父的房子的，在科惠立克街。

『圍牆不很高，所以某一類人是不會反對的吧，』外祖母說着笑起來。『一天，當我和范麗亞在花園裏拾着覆盆子的時候，你的父親爬進圍牆來！……我嚇死瞭，真蠢得很呀；他在蘋果樹叢裏走着，真是一個好看的傢伙，穿着白襯衫，毛絨褲子；赤着足，不戴帽兒，以皮帶纏在長長的頭髮上。他是那樣子走來求愛的。我第一次從窗門裏看見他的那時候，我對自己說：「一個好孩子」，所以當他走近我，我就問：

『青年人，你爲什麼這樣進來的？』

『他跪下來，亞康留娜』，他說，『伊凡諾夫娜！……因爲我整個的心是繫在此地，范麗亞。幫助我們吧，看上帝面上！我們想結婚了。』

『聽到這話我真是失去知覺，我底舌頭不會講話了。我望望，看見了你的母親，這流氓，躲在一顆蘋果樹後面，滿面通紅的——紅得像覆盆子似的——而

且同他做着暗號，但眼淚浸滿在她的眼睛裏。

「呵，你們這些流氓！」我叫着。「你們怎會幹出這一切來？你明白沒有，范爾范萊？而你，青年人，」我說，「想一想你所做的事情吧！你是否想用強力來打通你的路？」

「那個時候外祖父是很有錢的，因為他還沒有把財產分給他的孩子們，他有四幢房子，以及金錢，而且他是野心很大的；隔開那天不久之前，他們送給他一頂絲編的帽子和一件制服，因為他在行裏做了九年首領不會有過一次毛病——那些日子他真是驕傲的。我向他們說了我的責任上應該說的話，然而我始終在恐怖地顫抖着，而且也為他們感到很悲傷；他倆都變成了這般地憂傷的了呢。後來你的父親說：

「我很知道范希里·范希里奇是不肯同意把范麗亞給我的，所以我要偷走她，祇是你必須幫助我們呀。」

『所以我是幫助他們了。我禁不住要笑他，但他是不會轉變他底目的的。』你用石子擊我或者幫助我，在我是一樣的——我不會退讓的，』他說。

『於是范麗亞走到他的身邊去，把她底手兒放在他的肩上，說：『我們討論結婚已經經過了很長遠的時間——我們應該在五月裏結婚。』』

『我多麼吃驚呀！天呀！』

外祖母開始笑了，她的整個的身體在搖擺着；於是拿了一撮鼻烟，揩乾了她底眼睛，安慰地歎息着，說：

『你還不會懂得那些……你還不理解結婚的意思的……但這一點你總知道的——一個姑娘在未嫁之前生下孩子來，這是一種可怕的災難。記住了這句話，當你將來長大起來的時候，千萬不要那般地去誘惑一個姑娘吧；在你一方面這是一種重大的罪惡——姑娘會被人家看不起，而這孩子是不正當的。希望你沒有忘記這句話！對於婦人們你必須仁慈的，而且要爲了她們的緣故而愛她們，不要爲

「你自己的放縱。這是我給你的忠告。」

她墮在一種幻想裏，在椅子上面搖擺着，於是，搖起她自己來，又開始說

「唔，我們怎麼辦呢？我是打在馬克塞姆的前額上，而且扯住了范麗亞底髮辮；但他却很有理的說：「單是吵架是不會把事情安排好的。」而她說，「讓我們來想想第一件事情要如何做才最妥善，以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

「你們有錢嗎？」我問。

「我有一點錢的，」他回答，「但我已用這點錢買了一個戒指給范麗亞。」

「本來你有多少錢呢？」

「呵，」他說，「一百盧布左右。」

「呵，在那時候，錢是很少的，而事情是重大的，所以我望着這一對——你的母親和父親——對自己說：「怪孩子們！……多蠢的孩子呀。」

「我把戒指藏在地板下面，」你的母親說，「所以你沒有看見。我們可以賣掉

它的。」

「他們這樣的孩子——他們倆——關於他們結婚的方法，我們討論了一個星期，我答應替他們和牧師去商量安排這件事情。但我感到很不安，我底心兒怔忡着，因為我很怕外祖父；范麗亞也很怕，而且非常痛苦。唔，我們安排好這事情了！」

「但你的父親有一個仇人——一個工人，一個壞良心的男人，他早就猜到了這事情，現在他在留心我們的行動。唔，我盡我的能力把我的唯一的女兒打扮得好看，帶她到了門外，那裏有一部武洛卡等在那裏。她跨入車中，馬克塞姆吹噓着，於是他們趕着車子走了。我含着眼淚，回到家裏，但我不意中遇見了這男人，他用一種諂媚的聲調說：

「我有一片婆心的，我不會來干涉那「命運」底工作，祇是，亞康留娜·伊凡諾夫娜，你得給我五十個盧布，我替你守住秘密。」

「我是沒有錢的，我不喜歡錢，也不打算把錢貯積下來，所以，好像一個呆子似的，我告訴他。」

「我沒有錢，所以我不能夠給你什麼。」

「唔，」他說，「你可以答應我的。」

「我怎麼能夠那麼做呢？我答應了你，我從那兒去得到錢？」

「從一個有錢的丈夫那兒去偷點錢是一樁難事嗎？」他說。

「假使我不是一個呆子，我那時可以模稜兩可地敷衍了他的；但我却在他的醜陋的面上唾了一滿口痰，走進房子裏去了。於是他奔到天井裏，喊叫着。」

閉住了她底眼睛，微笑着，說：

「就是此刻，對於我那勇敢的行爲，我還有一個活躍的記憶。外祖父一隻野獸似地咆哮起來，要想知道他們是否在開他玩笑。在這事情發生之前，他新近已經在留心着范麗亞，替她誇張——我將替她嫁一個貴人——一個紳士——現在是找

着一個他的美麗的貴人了！——現在是找着一個美麗的紳士了！但聖母知道得比我們清楚得多，怎樣的姻緣纔該牽攏來。

『外祖父在天井裏發狂，彷彿著了火一般的，他叫了約哥夫，米蓋爾，甚至——接受那個奸惡的工人底意見——克里瑪，那個車夫也叫來了。我看見他拿着一根有一個鐵錘繫住它底末端的皮條，米蓋爾肩着他底槍。那時候，我們備有精神飽滿的好的馬匹，而車是輕快的。』阿喲！』我想，「他們一定要去捕獲他們吧。」但這時候，范麗亞的護神提醒我。我拿了一把小刀，割斷那連在車杠上的繩索。「好呀！現在他們會倒在路上罷。」而他們果真如我所料的。車杠在路上突然鬆開來，幾乎殺死了外祖父和米蓋爾——克里瑪也幾乎被殺死，而且還耽誤了他們的時間；當他們修好車，衝進教堂裏去，范麗亞和馬克塞姆已經結了婚，立在教堂的牆門間裏——感謝上帝！

『於是我們的人開始和馬克塞姆打起來，但他的元景很好，他真是希奇的而

且強壯的呀。他從牆門間裏擲出了米蓋爾，折傷他底手臂。克里瑪也受了傷；所
以外祖父，約哥夫和那個工人都嚇死了呢！

「就是在狂怒中吧，他也神志清楚的。他向外祖父說：

『拋掉你這皮條吧。不要拿皮條向我揮，因為我是一個愛和平的人；我祇取
那上帝賜給我的東西，所以沒有人能夠從我的手頭奪去的……這是我所有要向你
說的話。』

『他們拋掉了皮條，外祖父回進車子裏，叫着：

『現在是再會了，范爾范萊！你已經不是我的女兒，我也永不願再看見你，
不管是活在世上或餓死罷。』

『當他回到家裏，他就毆打我，責備我；但我祇能夠呻吟着，一聲也不響。

『一切事情都過去了，而且要做的事情實現了。此後外祖父對我說

『呵，你看，亞康留那，你現在沒有女兒了。不要忘記吧。』

『但我祇自』着

『對我多說些謊話吧，你這沙黃色的頭髮的——惡毒的男人——說冰是熱的吧！』

我傾心地，貪吝地聽她說。她底故事底某部分使我很驚訝，因為，關於母親的結婚，外祖父曾經給我一個完全不同的報告；他說，他反對他們的婚媾的，以後禁止母親到他的家裏來，但結婚並不是秘密舉行的，教堂裏他也在場的。我不高興詢問外祖母，到底他們兩人的話誰是真實的，因為她底故事比外祖父底說得美麗多，所以我喜歡它。

當她說着一個故事的時候，她底身體始終在搖擺着的，彷彿在船中一般。假使她講到了一件憂傷的或恐怖的事情，她會搖擺得更劇烈些，而且伸出她底一兒來，彷彿要在空中將什麼東西推開去一般；她時常覆住了她底眼睛的，在這時候，是有一種看不見的，仁愛的微笑，隱藏在她的頸頰裏面，可是她底濃黑的眉

毛却不會移動的。有時，她這種對各人都無可批評的友誼感動了我底心。有時，我真願意她會說些強橫的話，而且更顯出她底威信。

二〇 旅舍主

旅舍的老板，是一個退職的工頭。他的身材高大，約摸五十歲的光景，闊大的面孔，帶着幾分酒氣，黃鬚鬆散着。他兩隻灰色的大眼睛表示着傲慢的快樂態度。他說話的聲調很低，喉間常發出一種怨聲，口中常啣着一枝德國式的磁煙管，上有很長的煙盅。遇着發怒的時候，他那彎曲着的大紅鼻子的兩孔就要膨漲，嘴唇就要上下顫抖，露出兩排黃板齒，像狼齒一般。他的兩臂甚長，兩足跛行，常著一件破舊的職員制服，戴一頂已上油膩的帽子，上有紅色的吐邊，穿一雙洞穿的氈靴，上面長可及膝。他每天早晨照例總要喝酒，喝得紅漲着臉，晚間

也照例必得痛飲一回。但他雖好喝酒，却從未喝醉過。所以常帶着歡容。

每天晚間，他都坐在他那以磚製成的橈上，啣着煙管，好接待客人。他瞧見衣服襤褸的人走來就要問道：『來者是誰？』到這裏求宿的人，大都是從城內驅逐出來的，有的是因醉了酒，也有的是因什麼不止如此簡單的原因。待客人答了話，他就要說：『把通行證給我瞧一瞧。』如有，就要取出來給他瞧。他瞧了就藏入懷中，不很注意，接着就必得說道：

『事事都是停當的。一夜兩戈比，一禮拜十戈比，一月三十戈比。你自己去找地位，仔細着不要佔據別人的地位，否則是要受人責罵的，宿在這裏的人都是特別的。』

『你不賣茶，麵包，或其他什麼食物嗎？』

『我光做牆和屋頂的生意，我每月要拿五盧布的房金給那詭詐的房東——第二公會的商人朱達斯·伯都尼科夫，』庫瓦爾達以一種生意的口調說明。『到我

這里來的人都是不講求安樂和奢侈的。但假使你要天天用膳，對門也有飯館。但你若肯撇開那種習慣，於你最合算了。你看你並不是一個上等人。吃什麼？吃你自己？」

他說這類話的時候，總是絕對生意的態度，並常帶着笑眼，因他常與客人親近，所以他很能得城內貧民的歡心。時常有從前得他庇蔭的人打門前經過，這並非衣服襤褸的人，却是穿著比較整飾而多少帶着笑容的人。

「你好，老爺，身體如何？」

「很好！怎麼？」

「你不認識我嗎？」

「我並不認識你。」

「你還記得我去年冬天和你同住了差不多有一月。後來因和警察打架，就有三個人被抓去了？」

「老哥，不錯，不錯。後來警察還跑到我住宅裏來的呢！」

「我的上帝！你仔細着本區的警察啊！」

「我請你喝酒，你還肯賜光嗎？我從前和你住在一起的時候，你是。」

「領情，領情，我們又不時常相會。你可算是一個好人，我縱不認識你，也是要和你到酒店裏暢飲，爲你前途祝福的。」

「你老是這樣……你當真時常說笑嗎？」

「我們這些不幸的人相遇，別的有什麼方法呢？」

說着，他們去了。有時工頭和他從前的顧客喝酒喝到高興的時候，就一齊回到旅舍裏來，到了明天早晨，又一齊出去互相款待，直待他的友伴發見到自己的錢已花得精光才止。

「老爺，你可知道我現在又要倚賴你了？怎麼好呢？」

「你處的地位，誠然不很好，但不必因此煩惱，」工頭解釋着，「我的朋友，

你總要以冷淡的眼光對付一切，不要以哲學日苦，也不要發生什麼疑問。窮究哲理往往是庸人自擾；窮究醉酒的哲理，才有無限的妙趣呢。醉酒要用啤酒，並用不着良心痛悔，也用不着咬牙切齒……好好的保全着你的牙齒，牙齒不保，你的自身也就不保了。這裏有三十戈比，拿五戈比去，買一瓶啤酒，一個熟肚兒，一副熟肺子，一磅麵包，兩磅胡瓜來。我們只要有酒喝，就可以談論世情了……」

照例，談論『世情』要繼續到兩三天，直到工頭把他的恩友給與他的四五盧布花得一文不遺的時候，他就說道：

『你看！這次我們又把樣樣東西都嘗到了，以後再求改邪歸正吧。常言說得不錯：你如不作惡，你就不會痛悔，既不痛悔，就不能得救。我們已做了第一樁，但痛悔是無用的。我們直接求救渡去吧。你且去到河濱做工，你如以為不能約束自己，就把工錢儲於僱主那裏，不然，也可以藏到我這裏來。你積蓄了相當的數目，我就替你買一件袴子和幾樣別的東西，使你雖為命運所困，外觀總像一

個體面的人，勤苦的人，有了整潔的袴子，就到處去得了。現在你走吧！』

於是這倚賴者就要走到河濱去做一個挑夫，常常回想到工頭的賢明的勸言。他本不能明白了解那些話，但總見到面前有兩隻笑眼，覺到這兩隻笑眼的感化力，並想到遇着危難的時候，這多言的工頭總可爲他的一臂之助。

一一一 插話

南方蔚藍的天空，因碼頭上灰塵飛揚，已成爲朦朧的光色了，如火般的太陽黯淡地照射在碧海之上，就如隔着一層灰色薄幕一般。水面上尋不出反映的地方，原來不停地被槳的划搖，汽船的螺旋輪，土耳其式的三角帆船的尖長的龍骨，以及其他船隻的行動打散了。這些船隻從各方駛向這雜沓擁擠的港岸來。在那里的自由的海浪被圍在花崗石的牆裏，被上面駛過的重載船壓碎了；因而不住地擊着船身和海岸，一面擊着，一面哀訴着，於是激成泡沫，並且糾纏着各種的雜物。

錘鍊的玳瑁聲，上貨的載重車的刮辣聲，鐵片落在鋪石上的鏗鏘聲，木料相擊的骨碌聲，貨車求僱的軋軋聲，尖脆而響亮的輪船汽笛聲，碼頭工人，船員，和海關職員的呼喊聲——這些響聲通同融化而成工作日的震耳的諧音，在港岸上盤旋着，一似若再上浮，就要消失似的。新鮮的聲浪又不停地上升起加入，深沉，陰慘，如怨如慕的回聲使一切都在戰慄着。尤其是一種尖脆可怕的聲響，穿越人的耳鼓和炎熱穢濁的空氣裏。

花崗石，鐵片，木料，港邊鋪石，船，和人——一齊對着麥邱立（神名）奮力唱和這雜亂而且呆滯的讚訟歌。但人們的聲音微弱而可笑，不大聽得出。人們本身——這些一切喧嘩的第一淵源——也是可笑而且可憐的：他們細小的身軀，布着灰塵，衣服襤褸，而輕快敏捷，屈曲在他們背上的貨物重載之下，在驅使他們到這裏那裏的憂慮的重載之下，在灰塵的雲中，在酷熱和嘈雜的海裏。他們的身軀和那龐大的鐵怪物，如山積的貨包，隆隆然的火車，以及他們所創造的一切比

較起來，真是微小平凡得很。他們自己的創造物却役用着他們，把他們的個性生活偷走了。

他們一放汽，重而巨的輪船就嗡嗡地或吁吁地叫，或者似作長嘆，從輪船的每種聲音裏，總可聽得出對於灰色而且骯髒的人們的譏諷的嘲笑音調，這班人在甲板上爬來爬去，以他們牛馬般的勞苦，結果填滿了很深的船艙。可笑並且可憐的是這些一行一行的碼頭工人，背上馱着數千噸的麵包，拋到輪船的鐵腹中，以取得幾個同樣的麵包投到他們自己的腹中——不幸的是這些不是由鐵製成的，却是易於感着飢餓痛苦的。這班人，衣履不周，濕透着汗，因厭倦，煩擾，和炎熱而造成呆笨了；爲這班人所創造的強有力的機器，吃得很好，整理得光潔，却在日光中閃爍着；追根究底說來，機器的行動，並非由蒸汽，却是由牠們創造者的肌肉和血——在這反比裏含着一篇完全的殘酷冷峻的諷刺詩。

鼓噪壓迫着精神，灰塵塞着鼻孔，眯着眼睛，酷熱燻枯了身體，一切事物——

——房屋，人，鋪石——都似乎緊張着，要破壞了，失去了忍耐性了，大難將臨了，有什麼崩潰的舉動急待爆發了，爆發之後，人就可以在那新生的空氣中自由地，輕便地呼吸着了。那時地上就要變安靜了；那震撼耳鼓，刺激神經，騙人癡狂的喧擾就要消滅了；在城市裏，海岸上，和天空中就成爲靜明的，爽快的了。但這祇是似乎而已。所以似乎如此者是因爲人們對於較良事物的希望還未倦怠，求自由的盼望還未死滅。

有規則的音樂般的鐘鳴了十二下。最後的鐺聲消散時，那野蠻的勞工樂人隊已少去了一半。一分鐘後，已成了喪志的怨謗聲。現在人聲和水聲更加分明可聽了。原來午膳的時刻到了。

二二 覆舟之夜

我們要到塔門，却爲一道狹河所阻，我們雖一再請求，總沒有一個舟子肯給我們渡過。在這裏的人都預備着抵擋遊民，原來在我們來此以前不多時，有一隊遊民會在此大掠一次；所以我們也被認爲遊民，這實不足怪。

傍晚來了。我一事無成，我惱恨這全世界；於是我想出一種近於冒險的計策，等到夜間，我就去實行了。

莎克洛和我偷偷地走向稅務守衛的船邊去。那裏有三隻船，都被鐵鍊緊緊地縛在碼頭的石牆上。那裏像黑洞似地。一陣烈風吹來，船就互相亂撞。鐵鍊鏗鏘

作響。在這黑暗和響聲中，我們很容易從石牆上解下鐵練。

正在我們的上面，有哨兵不住地走來走去，從牙間吹出一種聲調。他走近的時候，我就停止我的工作，不過事實上這是無用的防備；他決不疑心到有人坐在這水裏，祇露出他的頭頸，隨時可有水浪來把他衝倒。並且鐵練被風吹來蕩去，不住地鏗鏘作響。莎克洛先已全身躺在船身旁邊，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浪聲太大，使我也辨認不出。後來我終至把鐵練抓到手裏。同時一陣浪衝來，把我們的船衝到離碼頭十碼遠。我祇得緊握着鐵練，傍着船邊，游泳了幾秒鐘。後來我終攀援着爬進船裏去了。我們從船底上拆出兩條木板，當作船槳，我就拚命地划着船向前進。

天上的雲迅速地行着；我們船的四周和底上怒濤洶湧着，莎克洛坐在船尾上。不時地船尾全沒到水裏去，於是我就看不見他的形影；繼則他就要飛起在我的頭上，拚命地叫着，差不多要下落到我的手臂裏。我教他不要叫，趕快把腳縛

到船座上，這時我已把我的腳縛上了。我恐怕他的高叫要引起岸上的驚覺。他依照了我的話，於是就一點不做聲，使我祇見對着我有一個白點，料着就是他的臉，藉此可知他尙在船中。他始終緊握着船舵；我們始終不能調換位置，也始終不能移動一點。

我時時喚醒他堅守着船舵，他一聽就明白，應付得非常靈敏，使人要疑他生下來就是水手。我用以代槳的木板是無大用處的；倒把我的手磨得起泡了。狂括的風驅着船行。我不大留意船的方向，我祇想把船駛到對岸。掌舵到很困難，因為刻亦的電燈還未熄滅，可以當爲航標。水浪擊着船身，嘶嘯作響。我們越前進，浪勢越厲害。我們已聽得一種吼聲了，像符咒般迷着我們的心靈。我們的船被風逼得越快了，使我們簡直不能駕御。我們時時要沉下水坑裏去，跟着又要高升到山般的浪頭上去。天色越黑了，烏雲越低下來了。對岸的電燈已經熄滅了。

我們的地位簡直是九死一生了。怒濤的漲大似乎是無限制的。我們別無所

見，祇見那些巨浪從黑暗中一陣陣衝上船來。忽然一陣猛浪打來，有一塊板從我手裏飛去，使我不得不把第二塊板擲入艙內，兩手緊抱着船舷。每次船向空中翻播時，莎克洛總要狂叫。我呢，在這黑暗中，四面盡是怒濤，耳朵早被震聾了，我就覺灰心失望。我寒慄畏縮地呆看着，祇見可怕的單調包圍着我們。祇有波濤在濺成浪花，別無他物；我門上面，也祇有像浪般的層雲遮蓋着。

我祇想得一件事：我覺得我周圍的一切現象許要無限量地變成更莊嚴，更可怕，但現象本身也非期望如此，牠也想縮減限量；我祇是懊喪着。死原是不可免的事，不過那不偏不倚的天律，雖能使萬有歸於這同一的平凡水平線，也須有一種美好的元素來補償牠的粗暴。若有人問我還是願意給火燒死，還是願意在泥水潭裏悶死，那我就說情願給火燒死，因為無論如何，這是更適宜的死法。

『讓我們張起帆來，』莎克洛叫。

『教我到那裏找呢？』

『用我的外衣。』

『那麼，把牠擦給我，但要提防着不要把舵落到水裏去！』

莎克洛把外衣輕輕地擲給我。『這裏！接住！』

我沿船底匍匐着，又扳出一塊木板，我就用這木板的一端縛着外衣的一個衣袖。於是把木板插在船座上，用我的脚夾着。我正要去抓外衣的另一衣袖時，忽又來了意外的事。船身突然地向上舉起，隨即又翻轉而下。我祇覺得我身在水裏，一手握着外衣，一手握着縛在船邊的繩索。水浪呼呼地在我頭上滾轉，我吞了一口苦鹹的海水。我的鼻子裏，我的嘴裏，以及我的耳朵裏都滿貯着水。

我以全副力氣抓着那條繩索，水浪把我衝得前後播蕩。我好幾次沉下水裏去，每次上來時，我的頭總撞着船身。

到後來，我竟把外衣擲上了船底，我自己也想爬上船底去。掙扎了十多次，才得爬上去了，於是就騎在船底上。這時我才看見莎克洛在船的那面水裏，兩手

緊握着我剛放手的一條繩索。原來鐵索圍縛在船身上，連到船的甲板上。

『都活着！』我叫喊。

這時候，莎克洛被高舉在空中，落下來，也爬到船底上來。我攔住他，兩人就面對面坐在這覆着的船上。我騎在那上面，像騎馬似地，利用那條繩索當作馬踏凳；但我們的地位是極不安穩的——一陣浪來很容易把我們打下馬鞍來。莎克洛緊握着我的兩腿，以頭頂着我的胸部。他戰抖着，我分明聽得他牙齒的磨擦聲。這樣是不了的。這朝着天的船底的滑碌碌的，好像是塗抹着乳油似的。我教莎克洛再跳進水裏去。教他在船的那邊握着繩，我在船的這邊也握着繩。

莎克洛並不回答，祇把他的頭用力地撞着我的胸膛。蠻跳着的浪濤時時盪過我們的全身。我們實難安坐着；繩索在下面死命地絆住我的脚。一眼望去，祇有山般高起隨又下落的巨浪，別無他物。

我以命令的口氣再向莎克洛勸告，他却更猛烈地撞着我。時機緊急，不能再

延遲了。我慢慢地用力地，推開他的手，要擲他到水裏去，想教他的手握住繩索。這時的反應，在這可怕的夜裏，可算是使我最驚駭的了。

『你要淹死我麼？』他瞪視着我喃喃地說。

這真是可怕極了！這問題本身原是一個可怕的問題，而他發言的聲調尤其可怕。在這聲調裏，表示着對命運的勉強服從，求憐憫的懇求，和那對於可怕的死已無法逃避的人的最後歎息。但尤可怕的是從那潮溼的，活潑的，死態的臉上瞪視着的兩眼。

『握緊些！』我對他叫喊，同時我自己也跳進水裏去，握着繩。我這樣動作時，我的腳撞着什麼東西，一時也想不到腳的疼痛。過了一會才明白。猛然間一陣烈火般的思想上了我的心房。我覺得分外狂喜高興了。

『陸地！』我叫喊。

大探險家發見了新陸地喚出這字的時候，也許有更強烈的情感，但我想總沒

有我這樣高聲吧。莎克洛快樂得狂叫起來，我們兩人就一同在水裏向前奔去。但不久我們全灰心了，因為我們在浪濤中水淹到胸口，仍看不見陸地的影子。浪頭雖不甚利害，也不甚高，但都慢慢地從我們頭上滾過。幸虧我沒有放脫了那隻船，仍用手牽着那繩索，這繩索自始即為我掙扎於此水中的幫助。莎克洛和我謹慎地向前進行，那已為我們翻正過來的船拖在後面。

莎克洛祇是喃喃地笑着。我愁悶地向四面張望了一回。天色仍是黑暗的。在我們後面和右邊浪聲似漸增加，在我們的前面和左邊，則浪聲漸減。於是我們向左邊進行。水底泥沙壅塞，不易前行，又多空洞；有時水深過頂，我們不得不以一手攀着船，以他手和兩足划着前行。有時水面祇及膝蓋。我們行到深水的時候，莎克洛就要亂吼，我嚇得祇是戰抖。突然我們前面現出一道燈光——我們無虞了！

莎克洛儘力地叫喊，但我忘不了這船並不是我們的，我立刻以此話提醒了

他。他靜默了。但幾分鐘後，我忽聽得他悲傷地哭起來了。我不能勸止他——那是無望的事。可是水漸漸淺了，水面祇及我們的膝蓋，繼則祇及我們的踝節；終則我們腳踏旱地了！我們已把船拉得這麼遠，可是到此力氣已不濟了，我們就把牠捨棄了。有一幹黑色木料攔着我們的去路；我們跳過了，然後就赤着腳向前走，走到了一處荆棘滿佈的地方。陸地給我們以這樣一個殘暴的歡迎，未免不仁，但我們並不介意於此，連忙向燈光處奔去了。燈光約莫在一哩之外，但在這個幽暗的夜色裏，總算是在活躍地照耀着，並且似乎在笑着歡迎我們呢。

二二三 海賊

『喂，預備好了嗎？』拆爾卡士低聲問着格甫立羅，格甫立羅正在處理着槳具。

『一分鐘就好！這裏槳柱鬆了，我可以就用槳把牠釘緊了嗎？』

『不——不！不要有聲響！用你的手用力向下揪，牠自然會緊的。』

他們兩人正在偷偷地解一隻船。這船繫在全船隊的一隻船艙上，那船隊是裝着橡木的小駁船，和一半已經卸貨，一半仍滿裝着棕油，檀香木，和柏樹幹的土耳其式的大三角帆船。

夜色深沉，層層的密雲在天空中移動着，海面平靜，濃黑和油一般。水面上飄浮着潮濕的鹹氣，水浪輕濺着船身和岸堤，使拆爾卡士的船稍稍搖盪着。他們的周圍都是船隻。遠遠地望見海上有船隻的黑影，牠們的桅桿高聳在黑暗的天空中，上有各種顏色的燈光。海面上反映着這些燈光，祇見點點的黃影浮動着。在這深黑而且柔細的水上，在這水的天鵝絨般的懷抱裏，在這有韻律的水聲分明可聽裏。這可算是極美麗的景色，原來海也像一個工人，日間工作疲倦以後現在沉睡了。

『我們開吧！』格甫立羅說着，把槳放到水裏。

『是！』拆爾卡士極力掉轉船舵，把船駛到了兩隻三桅船之間，三隻船一齊飛速地在平靜的水波上馳着，船槳划過的地方，就有青色的燐光閃着。船艙的後面，也隨着一道顫動的燐光的寬帶。

『喂，你的頭怎麼樣，還痛嗎？』

『可怕得很！很像鐵器響一樣，我即刻用水潤濕牠了。』

『爲什麼？不潤濕你的內部，那麼牠就可以好了。這是你立刻辦到的。』

他遞出一個瓶子給格甫立羅。

『啊？上帝賜福給你！』

一下子祇聽得有飲東西的微聲。

『呵！呵！歡喜牠嗎？夠了！』拆爾卡士說着禁止他。

這船又飛馳起來了，沉寂地，輕輕地跟在那兩船之中。剎那間牠們已從衆船的空隙中鑽出，那不知所止，默然無言，而發着微光和律韻的海張開在牠們前面，那遠處浪濤之上現着各色的雲塊，有的是淡紫色而有黃色的巨齒，有的深綠如碧波，還有鉛色的愁雲投射着沉重的暗影，壓迫着人們的心靈。這些雲塊一個迂緩地跟隨着一個，一個融合上一個，一個追過了一個，這種無心靈的物質的迂緩前進，似有一種使命存在其中。似乎在那大海之濱，牠們是不知其數的人

羣，牠們要永遠地這樣懶惰地在天空中爬行着，帶着惡意想阻礙着天空，使牠不能以牠那數百萬金眼，各色活潑的星，窺視這睡着的大海，那些星迷醉地照耀着，並且激動着凡是愛牠們聖潔光芒的人們的希望。海水的空漠柔細的鼾聲正在空中盤旋着。

『這海景還很美麗嗎？』拆爾卡士問。

『很是美麗！不過我覺得害怕。』格甫立羅答着，一面用力地，平穩划着槳。水在那兒潺潺流着，那長槳播弄處激成一種放射溫暖的青色燐光的水花。

『害怕！真是一個賊子！』拆爾卡士不滿意地低語着。

他雖是一個賊子並且是一個兇悍之徒，却愛着海。他那種貪慕印象，如沸而且過敏的使他始終不疲於凝視這廣漠無際，自由而且有力的深嚴的大海。他坐在船艙上以槳劈着水面，沉靜地向前望着，心中充滿了趕緊划過了這天鵝絨般平面的欲望。

在這海面上，他心中常起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感覺控制着他的全部靈魂，並且多少澄清了靈魂中日常生活的俗氣。他寶貴這種感覺，愛在這水波和空氣的中心玩味這種感覺，在這裏生命的顧慮往往要失其敏銳性，生命本身往往要失其價值。

「索纜在那裏呢？啊？」格甫立羅突然懷疑地問，一面窺視着船內。

拆爾卡士驚訝着。

「索纜？我拿了放在船艙上。」

「啊，你說的是什麼索纜？」格甫立羅又以驚疑的口調問。

「什麼？繚繩和——」但拆爾卡士感覺到對這小孩子說謊的可羞，不該隱藏他的本心計畫，他又惋惜他心中所想的被這農家少年的發問打散了。他立時忿怒起來了。他所視以爲常的烈火般的暴怒在他胸中和喉中生起了，他嚴重地，兇狠地，並且惡意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你好好坐着——我對你說，你是安坐着爲妙。你不要管你不必管的事。我是僱你來搖槳的，你祇顧搖槳好了。要是你的舌頭收不住，那就是你的一個凶兆，你可知道？』

船震顛了約一分鐘，停了。槳安放在水中，激成泡沫，格甫立羅不適意地在座位上移動着。

『搖！』

祇聞有嚴厲的呪詛聲飛起在空中。格甫立羅搖播着槳，船急烈而不規則地向前推移着，喧鬧地排着水。

『穩重些！』

拆爾卡士從船艙上跳起，手中仍抓着槳，以他那冷峻的兩眼窺視着格甫立羅蒼白苦皺的面孔。拆爾卡士蹲伏着像一隻貓預備遠跳的樣子。這時有因怒而切齒的聲音。

『誰在呼喊？』海中發出了一種喊叫聲。

『啐，魔鬼，搖槳！輕點！我要殺你的，你這賤人。祇顧搖！一，二！祇要你稍微有一點聲響！我就要割斷你的喉嚨！』折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

『上帝的母親——聖母呀——』格甫立羅喃喃地禱告，因恐怖和奮力而戰抖着，並且渾身麻木了。

船身輕輕地掉轉頭，回向港邊進行了，那裏的燈光吸引着許多不同的顏色，愈行愈近，並且有許多直直的桅桿可見。

『咦！誰在喊叫？』又是聲響馳過。這次的聲響較遠。折爾卡士又覺着平靜了。

『朋友，那是你自己在喊叫！』他對着聲響來處說。繼則掉轉頭對着正在默禱的格甫立羅。

『好，朋友，你真是運氣好！假使那些魔鬼追着我們，那你就完了。你可知道？我就要登時把你葬到魚肚子裏去了！』

這時格甫立羅見到拆爾卡士說話平靜些，並且溫和些，而因一面戰慄着，一面懇求他。

「聽着，請饒恕我！爲着基督的緣故我求你，讓我走！把我放到岸上什麼地方！噯呀！噯呀！我登時完了！來，念着上帝，讓我走開！我做了你的什麼了？我不能做這樣的事呀！我不會習慣這樣的事業。這是第一次呀！主呀！我要完了！你怎麼騙我的呢？朋友？啊？這是你的羞恥呀！啊！你在犧牲一個人的性命呀！這樣的行爲！」

「什麼行爲？」拆爾卡士惡狠狠地問。「啊？喂，什麼行爲？」他覺得這少年的恐怖很有趣，他享言這種趣味，並且感覺着他是一個令人害怕的人，很爲得意。

「曖昧的行爲，朋友。讓我走，爲着上帝的緣故，我做了你的什麼了？啊？好的——親愛的——」

「不許做聲，敢！要是你不願意，我也不帶你來。你可明白？趕快閉起口來！」

「主呀！」格甫立羅歎息着，嗚咽着。

「來，來！你要仔細着！」拆爾卡士阻止他。

但這時格甫立羅不能自制，竟號哭起來了，鼻子抽着氣，在座位上扭轉，但一面仍用力無可奈何地搖槳。船身前行如箭。船隻的黑影又現在面前了，船又闖入這些船隻之中了，跟隨在這水港中像一隻狼一般。

「這裏，你聽着！假使有人問你什麼事——假使你要命上岸，你就要閉着口不做聲！你可知道？」

「噫——！噫」格甫立羅絕望地歎息着答覆這惡狠的忠告，接着苦苦地說道：

「我是無望的人了！」

『不要號！』拆爾卡士嚴重地低語。

這低語剝奪了他執物的一切能力，使他成了一個無感覺的自動機，全身寒戰，好像預知大禍將臨似的。他機械地將槳埋入水中，自己的身子向後一仰，把槳提起，隨又埋下，兩眼始終凝視着他那樹皮編成的鞋子。水浪帶着一種威嚇衝擊着船隻，似以牠們的嘶聲警告着，使他非常驚怕。船抵碼頭了。碼頭的花崗石牆上發着人們的呼叫聲和浪濤的澎湃聲，從中又聽得歌唱聲，和尖銳的汽笛聲。

『停止！』拆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停止搖槳，用你的手抵着牆！輕點，你這魔鬼！』

格甫立羅用手抵着那光滑的牆，使船身與牆面平行。船無聲無息地依傍着那有光彩的綠色石面前進。

『停止！把槳拿給我！拿來放到這裏。你的護照在什麼地方？在袋子裏嗎？把袋子給我！來，快拿到這裏來！我的好友，這樣你就不能逃走了。沒有槳，你

還可以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沒有護照，你就不敢逃走了。在這裏等着！但仔細着——假使你說話——把你送到海底去！」

拆爾卡士隨即用手挽着一樣東西，升到牆上不見了。

格甫立羅聳着肩。不想事實變化得這樣快，他覺得鬍鬚在這有鬍鬚的瘦賊之前，把他壓碎了的可惡的重量和恐怖登時鬆解了，滾着去了。現在逃去吧！他自由地呼吸着空氣，向四面張望着。在他的左方，起了一個黑的船影，沒有船桅，好像是一個大棺柩，內面空無所有，悽慘荒涼，默無一言。水波每衝擊着船身，內面就起一種空洞的回聲，好像是在深深地嘆息。

右方是碼頭上的潮濕的石牆，一路向前，蜿蜒如長蛇。在他的後面，也有什麼黑色的影像可見，在他的前面，石牆和那棺柩的中間，他又見得那空曠無際的海面，一塊一塊的黑雲在天空中爬行着。一切事物都是寒冷的，黑暗的，惡意的。格甫立羅惟覺驚懼襲身。這種恐怖比那拆爾卡士給他的恐怖尤為利害，這種

恐怖如冰般深入他的心竅，使他團縮着釘坐在他的座位上，不敢稍動。

周圍全都是寂靜。除海的歎聲外別無影響；這種寂靜似乎時時要爲一種可怕的，兇猛的東西所打破，那東西要震撼全海的海水，要震裂全天空中的雲，要打在全海面上的船隻。雲仍在天空中移動，慘淡一如從前；還有許多相繼從海中湧出，一個人仰視着天空，不免要相信天空也是一個海，不過是一個騷動着的海，會由騷動而至平靜，這海覆蓋在下面安睡着的靜海之上，雲塊好像是海浪，那些海浪激成蜷曲和灰色浪頭，向大地上的水心中衝撞着，剛要衝到，又爲風所擊散，轉回到剛欲升起的雲般的波濤裏，那些波濤正待泛成碧沫上噴呢。

格甫立羅覺得心膽被這幽暗的寂靜和美嚇碎了，又覺得他盼望他主人趕快回來。怎麼他逗留在那裏這樣久呢？時間過得很遲，比那些雲在空中的移動還遲些。一面寂靜越過越似惡毒。時有澎湃聲，沙沙聲，和喃喃聲從碼頭的牆上發來。在格甫立羅看來，這時他就要死了。

「咳！睡着了嗎？抓着！仔細點！」這是拆爾卡士的粗聲。

有一種立方體的重東西由牆上繩下了。格甫立羅拿來送入船內。接着又有同樣的東西繩下。繼則拆爾卡士的長影從牆上爬下來了，槳也從什麼地方出現了，

格甫立羅的袋子拋在他的足旁，拆爾卡士呼吸沉滯地坐到船艙上去了。

格甫立羅以一種歡快的，畏縮的笑容凝視着他。

「疲倦麼？」

「怎得不疲倦，小牛！現在你儘力搖吧！轉頭向那邊！你賺得很好的工錢了，朋友。一半工程成功了。現在我們祇須從那些魔鬼的鼻子下面溜過，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錢，往你的瑪士卡那裏去了。你已經賺得一個瑪士卡了，我想，小羔羊，是不是？」

「不——不！」格甫立羅渾身極力伸張着，胸膛就像一個風箱，兩臂如鋼條一般。水在船底下潺潺地流着，船後的青色條紋更加闊了。格甫立羅登時渾身濕

透着汗，但他仍拚命地划着。這夜他既經過了兩次這樣的害怕，所以現在又恐更要經過第三次的害怕，他祇希望一事——趕快了結這個可咒詛的工程，好爬上岸去，逃開這人，免得真的被他殺了，或把他囚禁起來。他決計不對他講說什麼，也不違抗他，他吩咐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若能達到逃開他的目的，他明日定當至尼科來神前行謝禮。一種真誠的祈禱就要從他的胸中衝出了。但他却自制着，吹着氣，不發一言，一面偷看着拆爾卡士。

拆爾卡士屈着他那瘦長的身軀，像一個鳥兒預備起翅高飛的樣子，以他那兩隻鷹眼凝視着船頭前方的黑暗，他那貪得無厭的鈎形鼻子掉到這邊，掉到那邊，一手緊握着一舵柄，一手撚着鬚鬚，他每一微笑，鬚鬚就隨之而動。他正得意他的成功，得意他自己，並且得意這少年，因為這少年曾那樣地畏懼他，已做了他的奴隸了。他幻想着他明天可以任意揮霍，現在又覺得他的權力已能奴役這少年。他注視着他的工作，又可憐他，又想鼓勇他。

『喂！』他露着齒輕輕地說。『你十分疲倦嗎？啊？』

『哦，不！』格甫立羅歎息着說。

『但你現在可不必這樣用力搖！現在祇有一處地方要通過了。休息一會兒。』
格甫立羅依言停止，以衣袖拭着面上的汗，仍把槳放到水中。

『現在更要搖慢些，不要划起水泡來。我們祇有闖門要通過了。輕些，輕些。因為有利害的人駐在這裏，朋友，他們可以登時射擊你。他們可以教你額上被打起瘤來，你叫喊也來不及。』

現在船在水上慢行着，幾乎聲息全無。祇有槳上滴着青色的水點，落到水裏，便成有光的青色斑紋，約一分鐘後消滅。夜氣更加溫暖而寂靜了。天空中已不似騷動着的海了，雲已四方分散，成了一層平滑的重幕遮在天空中，靜着不動。海上較前更加沉靜黑暗，鹹氣也較前更爲強烈。

『啊，天下雨吧！』拆爾卡士喃喃地念着。『那樣，就如在一頂帳幔裏，我

們就可輕便走過了。』

船的左邊和右邊，立着不稍動搖的黑色駁船，像房屋從那黑水中升起似的。

內中有一個駁船上有燈光行動着；想是什麼人帶着燈籠在行走。海浪擊着船身，發出一種懇求的空聲，船身以一種冷峻的回聲答應着，好像表示不願有所施捨似的。

『緝私兵！』拆爾卡士以極低微的聲音說。

自從他吩咐格甫立羅慢些搖那時以後，格甫立羅又爲那種盼望的痛苦所制服着。他把頭伸到那黑暗中，覺得他已長大些了；他的骨和筋肉已動作得呆痛起來了；他的腦中充滿了一種單純的觀念，也疼痛起來了，他背上的皮已有些痙攣了，他的兩腿似乎有尖銳的芒刺和針刺着；他的兩眼因專力凝視黑暗，也作痛了。他無時不盼望從那黑暗中有什麼東西跳出，對他們叫道：『不許走，賊子！』

這時拆爾卡士說

『緝私兵』格甫立羅祇是聳着肩，一面有一種強烈的，烈

火般的觀念闖入了他的腦中，使他的過於緊張的腦筋震顫着；他想出聲哭起來，好求人來救援。他張開了嘴，從座位上半身立起，舒張着胸膛，吸着一大口的新氣——張開他的嘴——可是突然地來了一種恐怖，如鞭般把他打得坐下來了，於是閉起兩眼，連忙向前離開了他的座位。

遠在那船前的地平線上，從這黑色的海水中升起了一道很大的藍色火劍；牠升起來劈開了這夜的黑暗，刀口從天空中黑雲裏馳過，隨又向下，把海面上造成一道寬大的藍色條紋。牠橫放在那裏，從那閃光條紋中可以由黑暗裏現出了船隻，這些船隻在以前是藏在這夜色深沉中未嘗被人看見的。髣髴這些船隻是在許多時以前被強有力的暴風推到海底去的，現在却被這藍色火劍的權力又復曳到水面上來了——這劍是海中產品，這時提上來是照察天空和這水面上的一切的。船隻的索纜纏在桅桿上，看去好像是黏着在那上面的海藻，這些海藻就是從海底上絆着那些黑巨人到水面上來的。這奇怪的藍劍又從海面上舉，把這黑夜又劈開

了，繼則又掉轉方向下落了。牠所落在的地方，從黑暗裏又有以前未見的船影出現了。

拆爾卡士的船停止了，在水面上搖蕩着，似乎主意未定。格甫立羅躺在船底上，臉藏在兩手，直待拆爾卡士用槳觸着他，忿怒地，但輕輕地對他低語道：

『傻子，這是海關巡洋艦。那是電光！起來，笨貨！喂，電光就要掉到我們這邊了！你要害你自己和我了！來！』

最後，被槳的尖端重重地擊着頭，格甫立羅才跳起，仍不敢睜開眼睛，坐在座位上，暗摸着槳向前搖。

『輕點！我要殺死你！我沒有說過嗎？輕點！唉，你這傻子，該死！你怕的是什麼？啊，豬臉？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搖輕點！魔鬼！他們用反射望遠鏡在海上向這邊照照，向那邊照照，就是要看水上可有像你和我這樣的人的。他們是拿私販子的。他們不拿我們了，他們已走遠了。不要怕，孩子，他

們不拿我們了。現在我們——」拆爾卡士得勝地四面張望了一回。「已過去了，我們逃過了！呵！來，你有了好運了。」

格甫立羅靜默地坐着；一面搖着槳，一面喘着氣，斜視着那火劍仍在一起一落的地方。他絕對不能相信拆爾卡士所說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的話。這淒涼的藍色光彩能穿過黑暗，使海上發着銀光，其中必有一種神祕不可思議的東西，格甫立羅就因之沉入一種催眠的，無可奈何的恐怖裏了。有一種空漠的預覺伏在他的胸中，使他覺得疼痛。他機械般搖着槳，帶着悽慘的臉色團縮着，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落到他頭上似的，他此時心中已沒有思想了，也沒有慾望了，他已空枯而無靈性了。這一夜的情緒終把他內心所有的一切人性都吞下去了。但拆爾卡士又現出得勝的狀態來了；完全成功呀！登時達到吧！他的神經慣於先緊張，後鬆弛，繼又回復常態。他的鬚鬚浪漫地顫着，眼中現着一種熱情。他自覺壯快，從齒間吹出聲響，深深地吸着海上的潮濕空氣，向四面黑暗中張望

着，視線轉到格甫立羅身上時，則溫和地笑着。

清風吹拂着，海面上陡起了一陣美麗的漣漪。天上的雲雖較前更美麗，更明徹，但仍是布滿着。風輕輕地，自由地吹過海面，雲則平靜不稍動，好像已入了夢鄉似的。

『來，朋友，你靜一靜心！成熟的時候到了！噫，你這是什麼形景，到像所有的氣息都被壓出了你的皮膚，祇剩了一個骨皮囊！我的親愛的朋友！現在什麼都過去了！呵！』

在格甫立羅，祇要是人聲，都很願意聽，也不管是拆爾卡士所說。

『我聽見了。』他輕輕地說。

『來，那麼，獸子。來，你來管舵，我來搖槳，你想必疲倦了！』

格甫立羅機械地調換了位置。調換位置的時候，拆爾卡士注視着他的臉上，

見他兩足蹣跚不穩，因而格外可憐他，拍着他的肩。

『來，來，不要害怕！這一次你賺着好錢了。我要重重賞你，朋友。二十五盧布，你願意得嗎？』

『我——不要什麼。我祇求能上岸。』

拆爾卡士揮着手，拍着，坐下搖起來了，以他那長臂用力地搖着。

海已從睡夢中醒了。細浪已漸漸翻起，不住地向前推擠，泛成了無數的泡沫，時又散成小的旋渦。泡沫嘶嘶地嘆息着，而一切東西都充滿着音樂般的諧聲。黑暗似較前更生動了。

『來，告訴我，』拆爾卡士開始說，『你將來可以到鄉村去了，你可以把老婆娶來，做耕田播種的生涯，你的老婆會替你生孩子，食物不要弄的太多了，你就可以這樣終身了。好嗎？這裏面也有甜蜜嗎？』

『甜蜜！』格甫立羅畏縮地，戰慄地答，『真的嗎？』

雲間被風吹成了一條裂縫，從那裂縫中露出了蔚藍的天空，點綴着一兩個星

辰。星彩反映在這洶湧的海面上，便隨波上下跳舞，時現時滅。

『向右邊點！』拆爾卡士說。『不久我們就要到那裏了。好，好，工程完畢了。真值得一拖網！看這裏。一夜我竟得了五百盧布！啊？你意下何如？』

『五百盧布？』格甫立羅不信任地囁嚅着，但他登時害怕來了，隨即用他的脚觸着船內的捆紮，問道：『喂，這是一種什麼東西？』

『那是蠶絲。一種貴重的東西。這麼多，假使照實價賣，要得一千盧布，但
是我要賤賣。這是苦交易嗎？』

『我——說？』格甫立羅懷疑地囁嚅着，『那些都給我就好了！』他歎息着，立時回想那村莊，他的一點微薄的田產，他的窮困，他的母親，一切遠或近的事實；就因此才被逼着出外做工，就因此他才遭受這一夜的痛苦。他心中如潮水般憶起他的村莊，那村莊沿着斜坡而至一條河道，村莊的盡處是柳樹林和高山。這些回憶使他心中起了一種溫暖的感覺，鼓勇了他。『啊，那要多麼闊綽呀！』

他悲哀地歎息着。

『靠得住的！我希望你搭火車回去——你到家不有許多姑娘媚你嗎？你可以揀你願意的！你要自己建造一座宅子。不，這麼多錢也許不夠建造一座宅子。』

『不錯——這不夠建造一座宅子。因為木料很貴。』

『好，不要緊。你可以把舊宅子修一修。買一匹馬呢？你有馬嗎？』

『嗎啊？是，我有的，但是一匹老朽的。』

『那麼，你就買一匹馬。一匹頭等的！牛——羊，各種的家禽。啊？』

『不要空口談！我巴不到阿！啊，主呀！我將來要有怎樣的一種生活呀！』

『是，朋友，你的生命將來是頭等的。這些事我是有些懂的。我自己從前也曾有一個家。我的父親是一莊的首富。』

拆爾卡士慢慢地搖着槳。船身在翻弄着的浪頭上舞蹈，差不多不向前進；浪濤似翻弄得非常得意。兩人在水上如醉夢般播盪，靜默地四面張望着。拆爾卡士

把格甫立羅的思想引到了他的村莊上，本意是要鼓勇他，保證他的希望。起初他一面懷疑地由髭下露着牙齒，一面說着，但後來爲着答覆他的友伴，並且使他憶起農家生活的快樂——他多年以前曾經厭倦，已經淡忘了至今才回想起來的快樂——他的心思就漸漸的被轉移了，不復更問這農家少年關於他的村莊和村莊上的工作了，祇是無意識地自對自描述着：

『農家生活中最偉大的一事，朋友，是牠的自由。你是你自己的主人翁。你有你自己的家——縱祇值一文錢——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財產——縱祇有方寸之地——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母雞，你自己的雞蛋，你自己的蘋果！你是你自家基地上的王啊！其次就是有常規。你早晨起身，你有工作可做，在春季是一種，在夏季又是另一種，到了秋季，冬季——又是各有不同。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總有家可歸！那是溫暖的！那裏是和平的！你是一個王！你想你果然是如此嗎？』拆爾卡士熱情地結束了他長篇的統算農夫的利益

和特權，已不免忘記他的職守了。

格甫立羅好奇地注視着他，自己對這問題也很有興趣。在這段對話中，他已忘記他所相與周旋的是什麼人了，他已覺得他也是和他自己一樣的一個農夫了——終年以汗汁拌和着泥土，他兒時回憶中總不能脫此——他曾故意把農家生活拋棄了，至今仍因這種拋棄而負擔着不可避免的罪罰。

「不錯，老哥！啊，委實不錯！現在祇要看你，你丟了田產，却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啊啊！田產，老哥，就譬如一個母親，你是不能長久忘記牠的！」

拆爾卡士從他的夢想中醒了。他心中覺有一種疼痛的刺激，每當他的驕傲——怠惰的流浪者的驕傲——受人妨礙時，尤其是受了那在他眼中認為無價值的人的妨礙時，這種疼痛的刺激就隨時發生。

「他的舌頭歡喜得飛起來了！」他兇暴地說，「你也許當我說的都是誠實話。不要怕！」

「但是，不相識的朋友！」——格甫立羅一面說着，一面又被嚇着了——
「我是說的你嗎？噢，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呢！唉！人們中不幸的人多麼多啊！
漂泊者——」

「小牛，你來搖槳！」拆爾卡士發出這簡短的命令，想是有一道的怒氣全被
吸回喉中去了。

他們調換着位置；拆爾卡士一面向船艙爬行着，一面覺得急欲把格甫立羅踢
到水裏去，同時又沒有一看他面孔上的勇氣。

這簡短的對話終止了，但這時格甫立羅的靜默在拆爾卡士看來正是鄉村的雄
辯。他回想着過去，已忘却把舵了，船已被衝流到水心中了。波濤似乎明白這隻
船已迷了方向，因而輕輕地戲弄牠，使牠在浪頭上顛播着，在他的槳下激成了無
數的藍色水花。但在拆爾卡士的眼前，却浮現着過去的形影，久遠的過去的形影
。這過去和現在的中間，阻隔着十一年的流浪生活。他看見他是一個小孩子，他

的村莊，他的母親，一個紅頸的肥胖婦人，帶着兩隻和藹的眼睛，他的父親，一個厲色的紅鬚巨人。他看見他在定婚，看見他的妻子，黑暗的安非沙，長髮，肥體，溫和，柔雅；又看見他自己是一個衛隊中的漂亮兵士；他的父親這時髮已蒼白，駝腰曲背了，他的母親臉上已有皺紋，已俯身而行了；他又看見他從軍中回家，村中歡迎的情景；看見他父親在衆人前多麼以他的格列哥里自驕呀，如此敏捷而且漂亮的一個勇武兵士。記憶是失意者的鞭策，能給過去的石塊以生命，傾注蜜汁於舊日所飲的毒汁中，使一個人要悟起他的錯行，使他愛着過去，而剝奪了他對於未來的希望。

拆爾卡士覺得有溫柔的家庭空氣撫抱着，回憶起他母親的溫言和他老父的喊聲，許多已不能分明記憶的聲響，和許多故鄉田野中的濃郁氣味。他覺得心碎了，若有所失，可憐而孤獨，依戀着那已經拋棄的舊日生活。

「咳！我們向那裏行呢？」格甫立羅突然問。

拆爾卡士驚訝着，現出鷺鳥的狀態四面張望着。

「呵，魔鬼把船拉去了！不要緊的。用些力搖。我們一直向那裏行。」

「你在做夢嗎？」格甫立羅笑着問。

拆爾卡士驚奇地看着他。這時這少年已完全恢復了安甯；閑靜地，歡快地，並且有些得勝的狀態。他是很年輕的，前途之遠大，正未可限量。他不曉事。這是不對的。也許大地是願意愛護他的。拆爾卡士就這些思想在腦中盤旋着，所以更覺悲哀，於是悽慘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我疲倦了。船又顛簸着。」

「並不顛簸，委實的。但我想，這不見得就可以賣錢吧？」格甫立羅用腳推着那網紮。

「不。你儘管放心。我馬上就直接送去，拿着款子。是！」

「五百？」

『一個不少，我敢說。』

『啊唷——總數那麼多！我這可憐蟲能弄到那麼多！就好了！啊，我要過好日子了。』

『在你自家田地上嗎？』

『不消說！我何必到別地去——』

格甫立羅沉入夢鄉了。拆爾卡士似乎心碎了。他的上鬚下垂着，身子的右方濺着水浪，他的兩眼似乎深陷着，已失去光明了。他是一個可憐而失志的了。他身軀上一切如鷺鳥的狀態，都為一種屈服的憂悶所遮蔽了，祇團團地縮在那破衣衿中。

『我也疲倦了——沒精神了。』

『我們一直向那裏。望着那裏。』

拆爾卡士急陡地掉着船，對着那聳立在水面上的東西駛着。

天空又復密布着烏雲，溫雨正在下着，雨點落在浪頭上淅瀝有聲。

『停下，輕點！』拆爾卡士下着命令。

船頭正撞在那大船的船身上。

『他們都睡着了嗎？這些魔鬼！』拆爾卡士埋怨着，一面用船鈎勾住掛在那大船旁的繩索。『把梯子放下來。這雨真討厭。到像以前沒有下過似的！咳，這些飯桶。咳！咳！』

『是拆爾卡士嗎？』他們聽得從頭上發來一種柔細的語聲。

『來，把梯子放下。』

『卡力麥刺，拆爾卡士。』

『把梯子放下，你這黑魔！』拆爾卡士大聲喊叫。

『啊，他今天真會生氣。向這裏來！』

『起來，格甫立羅！』拆爾卡士對他的伙伴說。

剎那間，他們已立在艙面上了，那裏他們三個黑鬍的人在喋喋不休地攀談，

作一種奇怪的停頓，一面俯首窺着拆爾卡士的船內。那第四個少年穿着一件長衫，走到他的旁邊，握着手不做聲，繼則懷疑地看着格甫立羅。

『把款子預備好了，我到早晨就來拿，』拆爾卡士對他急促地說。『現在我們睡了。格甫立羅，跟我來！你餓嗎？』

『我要睡了，』格甫立羅答，五分鐘後他已在那不潔的船內呼呼地睡着了。這時拆爾卡士坐在他的身旁，試穿不知什麼人的一雙靴子。他忿怒地，悲哀地從齒間吹着氣，一面隨意地向一旁唾吐着。繼則就格甫立羅身旁臥下了，把靴子仍然脫去，把兩臂枕於頭下，然後凝視着船面，捫着鬚鬚。

那隻大船在這洶湧的水上輕輕地顛簸着，惟聞有木料相擊的煩躁聲，雨點落在船面上的淅瀝聲，和水浪衝着船身的澎湃聲。一切東西都在哀怨着，發出的聲響就如母親的催眠歌，對她的小兒的快樂實在已沒有希望了。拆爾卡士已沉沉入睡了。

二四 某一個晚上

某一個晚上，那一天的採葡萄的工作做畢了的時節，葡萄園裏僱用的人都到海邊去了。我躺在葡萄籐的濃蔭裏的地上，默默地注視着人們的漸漸消失的背影，當他們似乎逐漸鎔化在繼續增加的黑暗中的時候。

他們一面閒步着，一面在唱歌談笑。男子們都是健壯的，皮膚被曬得焦黑；他們有黑的長鬚，他們的一堆堆的濃髮垂在肩上；他們的強壯的身體穿着短的上衣和寬的褲子。婦人和女郎是快活而美麗，身子柔嫩得和楊柳枝一樣；她們有着暗藍色的眼睛和曬紅了的面孔，被一串銅錢做成的髮圈束住了的她們的絲一般柔

軟的黑髮，在溫暖的恣肆的微風中散亂地飄動着。在晚風吹過這廣闊的草原的時候，髮圈上的銅錢便軟和地響起來了。間或一陣狂風忽然吹過黑暗中，好像在和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鬥爭，那時候她們的頭髮就被吹起來高高地在她們的頭上飄動，做成了空幻的形狀。從遠處看來，這些形狀給那些逐漸消失的女人添了一個奇怪的仙女似的樣子。她們愈去愈遠，黑暗的魔術給她們披上了一件大衣，這件大衣似乎愈過愈是奇妙地空幻了。

提琴的聲音起來了，一個女郎用柔軟的低音唱着歌，笑聲來到了我們的耳邊。在迷人的黃昏裏幻想超出了現實的範圍，把這一切的聲音織成了一圈顏色華麗的絲帶和一串曲調之花，在那些工人的朦朧的輪廓上面溫柔地飛翔着。

傍晚的空氣被猛烈的鹽味浸透了，同時還混雜着浸透了雨水的土地的那種溫暖而有刺激性的氣味。幾片似乎被最近的驟雨留下來的雲依然在空中徬徨着，在西方的天空中緩緩地波動，把天空的那一角染成了各種鮮豔的顏色，——時而白

色的像羽毛一般，時而鋼灰色的，時而高聳着，像沐浴在陽光中的絕壁，成了金黃色，玫瑰色，紅色；時而又是黑色而且駭人的。已經點綴着數不清的光閃閃的星羣的蔚藍天從這些雲縫裏露出了她的臉和婉地偷看着草原。這一切——香哪，星哪，人哪，——在這芳香的，金黃色的黃昏中都帶着這一種迷人的美；然而一種形容不出的悲哀之空氣卻籠罩了一切事物，好像在一篇童話的開場時一般。一切都是活潑的，而且是和諧地，美麗地，生動的。然而同時似乎有一隻死神的手要抓住他們，好像他們燦爛的生長就會突然停止似的。這種生活缺乏着真實生活的興奮的活動；牠沒有那些具有着潛伏生長力的聲音。可是這時候送到我的耳畔的聲音已經微弱而繼續了，當牠們慢慢兒逝去的時候，牠們好像變成了柔和的嘆息——追悔與渴望之嘆息。渴望着什麼呢？也許是幸福——那逃避的，不可知的海市蜃樓，人間幸福罷？……

這些音調飄盪過空氣中的時候，我正充滿了幻想的欲望。我願意我可以變成

灰塵，那麼，我就可以被風吹散到四面八方。我很願像一股熱水那樣地流過草原，流進大海，然後再化爲水氣飛到美麗的雲中。我願我，而且我一個身子能夠滲透那全個悲哀的，魔術的夜。我這時候很是憂鬱，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月兒已經升起了，月輪很大而且是像血一樣地鮮紅。她好像是從草原的子宮裏生出來的，（這草原數百年吞食了無數的苦人，他們的血和肉使牠變得異常肥腴了。）葡萄葉的影子在我們的四周織成了優美的花編模型，好像把一張網蓋在我們的身上，不過網眼是不停地舞動着罷了。在我們的左邊雲的影子顫動着，片片的雲在發亮的月光中成了明亮而透明的了。我們剛剛可以聽見海浪在遠處的私語，提琴的柔嫩的哭泣，一個女郎的快活的大笑，以及她的同伴的顫動的上低音，——這一切和海浪擊岸時的有規律的聲音融和成了一片……。

夜的黑暗正在擴張牠的網，遠遠送來的曲調之柔軟的線織成了牠的網眼，夜

色愈過愈是空幻了。蟋蟀在顫動着的葡萄藤樹葉叢中亂鳴，晚風嘆息着，互相私語，那一個至今還是血紅色的滿月也漸漸地變成了銀白色，把她的光輝盡量地散佈在廣闊的草原之上……。

在黑暗中海邊上又起了歌聲。這是一個最奇妙的歌！最初一個女郎的低音，響徹了這黑夜，——一個青年女郎的聲音唱着這曲子的前幾節。然後第二個聲音又把這首歌從頭唱起，而第一個聲音便接下去，比第二個歌者多唱幾節。於是第一個三，第四個，第五個聲音又陸續地唱着這首歌，每一個新的聲音都是像第二個聲音那樣子地開場，比前一個多唱幾節，這樣子繼續下去，直唱到末尾。突然男人聲音的和響起來了，又把這首歌再從頭唱一遍，與女郎的歌聲伴奏而調和，然而絲毫不曾淹沒她們的聲音。這是草原上的和奏曲！——發生於平民中間被平民唱着的歌曲！

曲調是很奇妙的。每一個女音溫柔地清晰地，從交雜的音樂的繩結中響起來

。這好像彩色的流水從空中傾注下來，流過峻峭的懸崖，灌入秀美的曲澗之川，溶化在那裏面。這些聲音衝進這道河裏，便沉在牠的深處，然後發出一股笑聲的連漪，卻又浮在水面上了。他們一個個地滾着，又純潔又光亮，恰似結晶體一般，然後再一次升騰到高處。而且這和音也是很奇妙的。男人的聲音唱的是一種不同的，更簡單的節拍，沒有一點震動或點綴，——略帶一點沉悶和憂鬱，好像他們敘述一個悲哀的故事一般；而女人的聲音不斷地一個追過一個，似乎在急忙敘說這同樣的故事給她們的同伴聽，——不過這故事不是悲哀的，卻充滿着仙女的銀鈴的快活的鳴聲。

這個曲調愈升愈高，直到牠壓倒了海的呻吟。

二五 上層生活

噴出了陣陣濃密的灰色煙霧之後，客車像一條大爬蟲似的消失在草原的遠處，淹沒入茂盛的麥田的金海中了。火車的響聲似乎和烟霧一起沈沒在悶熱的空氣裏，暫時間打破了這廣闊的荒原之岑寂，在這荒原中有一個小車站，因了牠的孤立無靠，便給人一個悲哀的印象。

火車的悶住而急迫的鬧聲漸漸微弱，終於消失在無雲的藍天之下，那時候，靜寂又恢復了牠的威壓的統治，加重了草原的淒涼的單調。

草原這時候變成了金黃色，天空又是清澄的藍色，這兩種顏色都是廣闊得一

望無際。火車站的暗黑的牆壁立在牠們的中間，正像一筆意外的畫筆塗在那幅憂鬱的畫的中央，把一個缺乏想像與靈感的畫家所苦心繪出的那幅圖畫弄壞了。

每天正午和午後四點鐘的時候都有越過草原的火車到站，共停了四分鐘。只有這幾分鐘寶貴的時間纔給車站帶來了熱鬧與激動；牠們給了車站職員以各種的印象。

每一班車總有一大羣穿着各種服裝的各樣的人。他們只出現一會兒：在客車的小窗裏露出他們的半身，面帶倦容，不能忍耐地，淡漠地，急急地過去了。信號發了，汽笛叫了，他們又帶着一陣使人頭痛的喧鬧跨過草原飛馳去了，去得遠遠的，去到那人烟稠密的都市裏。

在那幾個厭煩了這種孤寂生活的車站職員，觀看來往乘客的面孔倒是最有興味的事；但在火車開行以後，他們便又改變了方纔匆忙地集起來的印象。在他們的四周橫臥着寂靜的草原，在他們的頭上飄浮着淡漠的藍天，在他們的心裏隱伏

着朦朧的羨慕。他們羨慕那些乘客每天經過這里急急地到未知的地方去。而他們却留在這里，做荒原的囚人，好似與人生隔離，而且每天除了二百四十秒鐘外，便不能夠看見任何人的面貌。

在火車去了以後，他們還留在月台上好像腳生了根似的，眼光追逐着那消失在草原的金色海浪中的黑線，他們默默地望着生命之表現飛馳過他們的面前。

這時候他們幾個差不多全在月台上：站長，這是一個肥胖的紅臉漢子，有着哥薩克人的鬚髥；他的助手，一個髮色淺紅鬚短而尖的青年人；站丁陸加，是一個身材矮小，爲人狡猾，愛管閒事的漢子；一個轉轍手名叫郭莫左夫的，是個沉靜寡言的農夫，身子結實，一頭的黃髮，圓圓的臉常帶莊重的表情。

站長太太坐在車站門邊的一個凳子上，她是一個短小的肥婦；受不住熱；懷裏睡着一個嬰孩，他的雙頰和母親的雙頰是一樣紅，一樣肥腫。

火車頭與客車下了斜坡，便不見了。好像土地把火車吞進去了一般。這時站

長便轉身向他的妻子說

「喂，蘇菲亞！茶罐預備好了嗎？」

「當然，」她帶着憔悴的聲音溫和地回答說。

「陸加！喂，這裡來，去把路打掃乾淨。你不看見他們把路上堆滿了各種骯東西嗎？」

「是，曉得了，站長馬太，葉哥洛維奇。」

「很好。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我們去喝茶嗎？」

「好，免得破例，」助手這樣回答。

當四點鐘的火車去了以後，站長馬太，葉哥洛維奇便向他的妻子說：

「喂，蘇菲亞！午飯好了嗎？」

於是他就向陸加發命令——總是一樣的命令，又招呼那個素來同他在一起吃飯的助手。

「好。我們吃飯嗎？」

他的助手回答得很適當：

「照常罷。」

他們從月台走進餐室，餐室裏有許多花，還有一些很少的傢具，在這裡，可以嗅到廚房的味道和嬰兒的抱被的氣味；他們圍着餐桌坐下，便談起方纔客車經過時的所見。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你會否注意到二等車裏的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褐髮婦人；她真是美得很！會使你目瞪口呆的！」

「倒不壞，不過打扮得沒有風趣。」助手回答道。

他說話總是說得很短，很簡潔，因為他相信自己是一個熟習人生的，受過教育的人。他進過專門學校。他平時愛把名人的名言或他偶然讀到的書籍，日報附刊之類裏面的警句抄錄在一本黑色布面的袖珍記事冊中。站長從來沒有和他爭論

過 凡與職務無關的一切事件上。他都聽從這助手的話。他尤其喜歡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記事冊裏面的聰明警句，他還明白地表示他對於牠們之讚美。可是這一次關於褐髮婦人，助手的『不過』二字却引起了站長的疑問。

『那麼你不以為黃色是適合於褐髮婦人的了？』

『我指的是她的態度，不是指顏色。』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解釋說，一面小心地從玻璃罐裏拿出一些蜜餞放在菓品碟子裏。

『態度又另外是一件事。』站長承認說。

他的妻子也加入來討論，因為這樣的一個題目是她所能懂得的，而且和她有直接關係。

然而因為這般人的心情很少有什麼激動，所以談論便進行得非常慢，很難深入他們的感情。

靜寂的草原從窗外窺進來，清朗的藍天顯得異常莊嚴。

貨車是常來的，不過車上的人員是他們早已熟習的了。那般人都是無精打彩，渴睡昏昏的，被這種旅程之單調乏味深深壓迫着。自然有時他們也敘述一件在中途發生的意外事變。但是這類性質的消息並不會引起人的回想：車站職員一古腦兒就把這消息吞下去了，好像好吃的人吞食一盤稀有的美味佳餚，不能夠細嚼出味道來。

太陽慢慢兒從天上降下來，一直到了草原的邊上，牠剛剛要挨到地面，馬上就變成了紫色。一層紅色罩着這荒原，一望無際的平原，這時候突然感到了一種恐怖的不足之心情，一種對於遠去了的東西之模糊的願望。太陽的邊緣更挨到了地面。在太陽消失後許久，天空中還鳴響着落日的燦爛光輝之音樂，黃昏來了，溫暖而靜寂。星羣在天空中放出光來，微微地抖動着，好像被地上的那種單調驚嚇着了一般。

黃昏一來，草原便漸漸變小了，暮色從四面八方襲來，包圍着車站，夜降

臨了，黑暗而憂鬱。

車站上的燈燃起了，信號台的燈光比別的更高，更亮。在牠的周圍是黑暗與靜寂。

於是鐘聲接連鳴着。這是火車快到了的信號；喪鐘般的鳴聲越過了草原，很快地就在那里消失了。

鐘鳴後不多一會兒，一道灼灼的燈光便愈過愈近了，在草原的靜寂中又戰抖着火車的悶住的鬧聲，火車被黑暗包圍着，向着那孤寂的車站滾滾前進。

二六 馬夫

天將亮的時候，母親坐了馬車，在那秋雨洗過了的路上震着。吹着濕的秋風，泥濘濺得非常利害。馬夫側着半身，用他陰鬱的口調，好像埋怨一般地說：

——我和哥哥說，——怎樣，大家可以分分嗎？此後我們兩人分了……

突然地在左邊馬上打一鞭，好像生氣一般地說：

——噓！畜生！

「吃胖了的秋天的烏鴉，很忙碌地在那收穫了的地上走着。寒風發出吼聲，吹在牠們身上。烏鴉側着身體，想要抵抗風勢。可是脚下有些動搖，羽毛吹得很

亂。於是祇好順着秋風，懶洋洋的飛到別處。」

——可是，實際上並不和我均分，仔細一想，我所得的非常的少

母親好像做夢一樣地聽他說話。在她面前，記憶排列了幾年之間經驗了的故事。回想一下的時候，隨處都可發見自己的姿態。從前，社會和她離得很遠，是誰造成的這樣的東西，為甚造成這樣的東西，她是完全不會知道。可是到了現在，多數的現象已經擺在她的目前，而且許多的事件經過了她的的推動。這些，在她心裏喚起了懷疑滿足，和靜寂的悲哀混在一起的感情。

周圍的一切，都在慢慢的搖動。天上，好像互相追逐，灰色的雲章笨重地推着。道路兩旁，打濕了的樹木忽隱忽現的搖着沒有葉的樹梢，散在郊外的一面。小山可以看見，一會子却又忽然消去。

馬夫的鼻音，驛馬的鈴聲，寒風的吼響，好像震盪着的小河一樣地混在一起。這種聲浪單調地響着，攪亂了安靜的人心。

——有錢人是不能登天的，——人家都是這樣講。他的勢力非常的擴大起來，——衙門裏的老爺也和他合在一起……——馬夫在他馭者台上搖着身體，用他拉長了的聲音說。

到了驛站，馬夫解了馬韁，用哀求一般的聲音對母親說：

——給我一個五庫必的銅板吧！——可以喝一杯！

母親付給了他，他將銅幣在他掌上拋了一下，用同樣的調子說：

——喝三庫必的——燒酒，吃兩庫必的麵包。……

版權不
所翻印

書名
勞動的音樂

編者
錢謙吾

上海四馬路中

合象書店

太和坊五四五號

書價
實價 大角

印刷者
合衆印刷所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付印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出版

上海合象書店最新出版名著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定	價			
魯迅1930—1931年 散文集——隨感集	二一	心	集	魯	迅		實價壹元			
錢杏邨1927—1932年 文藝批評總集	現代中國文學論	錢	杏	邨			實價壹元			
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論	法捷也夫等	魯	迅	編			印刷中			
文藝長篇創作前	線	洪	靈	菲			實價五角			
世界文藝選	勞動的音樂	高	爾	基	著	錢	杏	邨	編	實價六角
世界文藝中	不平常的故事	高	爾	基		史	鐵	兒	譯	實價二角
小學生故事	楚霸王故事	邵	日	雄	編					定價四角
小學生書信	應用白話書信	王	新	命						定價壹元

